

五
雜
組

四

文
174
(4)

082
501
Vol 4

更身ノ教ヲ設ケル
天茄子ハ白玄寧子也俗白アサガハ

不取藥次
郎氏書贈

五雜組卷之八

人部四

陳留謝隆洲著

行卷記

士人之好名利與婦人女子之好鬼神皆其天性使然不能自尅故婦人而知好名者女丈夫也士人而信鬼神者無丈夫氣者也
木蘭為男粧出戍遠征而人不知也可謂難矣
祝英臺同學三年黃崇嘏遂官司戶妻選位至
議曹石氏銜兼祭酒張蒼之婦授官至御史大

夫七十之年復嫁生一子亦曰代之異人也
國朝蜀韓氏女遭明玉珍之亂易男子服飾從
征雲南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始攜以歸又
金陵黃善聰十一失母父以販香爲業恐其無
依詭爲男裝攜之廬鳳間數年父死善聰變姓
名爲張勝仍習其業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
來與爲火伴同卧起二年不知其爲女也後歸
見其姊姊詎之善聰以死自矢呼媪驗之果然
乃返女服英聞大駭快快如有所失託人致聘

焉女不從鄰里交勸遂成夫婦此一事焦氏筆
乘所載前事甚似木蘭後事甚似祝英臺又有
劉方兄弟小說未詳其世當續考之

女子詐爲男傳記則有之矣男人詐爲女未之
見也國朝成化間太原府石州人桑獅自少
纏足習女工作寡婦粧遊行平陽真定順德濟
南等四十五州縣凡人家有好女子卽以教女
工爲名密處誘戲與之姦淫有不從者卽以迷
藥噴其身念呪語使不得動如是數夕輒移他

處故久而不敗聞男子聲輒奔避如是十餘年
姦室女以數百後至晉州有趙文舉者酷好寡
婦聞而悅之詐以妻爲其妹延入共宿中夜啓
門就之大呼不從趙扼其吭褫其衣乃一男子
也擒之送官吐實且云其師谷才山西山陰人
也素爲此術今死矣其同黨尚有任茂張端王
大喜任昉等十餘人獄具磔於市

異聞錄載婦人呼夫兄爲伯於書無所載而引
爾雅所稱兄公代之然兄公一字亦甚詭惟余

謂婦人稱謂多從子夫弟既可稱叔夫姊妹既
可稱姑則夫兄稱伯又何疑哉但伯者男子之
美稱古人婦稱夫多用之伯也執爨是也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爾雅曰兩壻相
並爲亞詩瑣瑣姻婭是也嚴助傳呼友壻宋時
人謂之連袂又呼連襟閩人謂之同門按爾雅
注云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則此一字亦古

無鹽鍾離春不售女也而卒霸齊國黃承彥之
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許允之婦奇醜而才

智明決乃知以色舉者末也

鍾離春三十無所容而宣王納以爲后宿瘤之女狀貌駭宮中而閔王以爲聖女孤逐之女以醜狀聞二逐於鄉五逐於里而襄王悅之何齊之君世有登徒子之癖也可發一笑

美婦人多矣然或流離顛沛或匹偶非類果紅顏之薄命耶抑造物之見妬也妹喜夏姬之倫無論巴西子失身吳宮王嬙蕪絕異域昭陽姊妹終爲禍水魏國兄弟尺組絕命不如意者不

可勝數惟文君之於長卿綠珠之事季倫可謂才色俱侔天作之合矣而一以琴心點玉於初年一以行露碎璧於末路令千古之下扼腕隕涕欲問天而無從也

男色之興自伊訓有比頑童之戒則知上古已然矣安陵龍陽見於傳冊佞幸之篇史不絕書至晉而大盛世說之所稱述強半以容貌舉止定衡鑑矣史謂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海內倣倣至於夫婦離

絕動生怨曠沈約懺悔文謂淇水上官誠云無
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吁可怪也宋人道學此
風似少衰止今復稍雄張矣大率東南人較西
北爲甚也

今天下言男色者動以閩廣爲口實然從吳越
至燕雲未有不知此好者也陶穀清異錄言京
師男子舉體自貨迎送恬然則知此風唐宋已
有之矣今京師有小唱專供搢紳酒席蓋官伎
旣禁不得不用之耳其初皆浙之寧紹人近日

則半屬臨清矣故有南北小唱之分然隨羣逐
隊鮮有佳者間一有之則風流諸搢紳莫不盡
力邀致舉國若狂矣此亦大可笑事也外之仕
者設有門子以侍左右亦所以代便辟也而官
多惑之往往形之白簡至於媚麗儇巧則西北
非東南敵矣

衣冠格於文罔龍陽之禁寬於狹邪士庶困於
阿堵斷袖之費殺於纏頭河東之吼每未減於
敝軒桑中之遇亦難諧於倚玉此男寵之所以

日盛也

叙女寵者至漢事秘辛極矣叙男寵者至陳子高傳極矣秘辛所謂拊不留手火齊欲吐等語當與流丹浹藉競爽而文宋過之子高傳如吳孟子鐵纏稍等皆有見解而粉墮饒孫吳一語便是千古名通此等文字今人不能作也

鄧通之遇文帝臣不敵君也董賢之遇哀帝君不敵臣也彌子瑕之遇衛靈公陳子高之遇陳武帝君臣敵也而皆以凶終夫男色天猶妬之

况婦人乎

古者婦節似不甚重故其言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辰嬴以國君之女朝事其弟夕事其兄鴉奔狐綏之行見於太邦之主而恬不爲恥也聖人制禮本乎人情婦之事夫視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原自有間即今國家律令嚴於不孝不忠而婦再適者無禁焉淫者罪止於杖而已豈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於士君子而薄責於婦人女子也

古者輕出其妻故夫婦之恩薄而從一之節微
今者非大故及舅姑之命陳於官不得出其妻
則再醮者雖禁之可也定之以年亦可也
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此語雖得罪於名教亦格
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來不可移易者也委禽
從人原無定主不但夫擇婦婦亦擇夫矣謂之
人盡夫亦可也

京師婦人有五不善饒也懶也刁也淫也拙也
余見四方遊宦取京師女爲妾者皆罄資斧以
離父母兄弟羣然鬻競求其勤儉幹家千百中
不能得一也

維揚居天地之中川澤秀媚故女子多美麗而
性情溫柔舉止婉慧所謂澤氣多女亦其靈淑
之氣所鍾諸方不能敵也然揚人習以此爲奇
貨市販各處童女加意裝束教以書算琴棋之
屬以徼厚直謂之瘦馬然習與性成與親生者
亦無別矣古稱燕趙多佳人今殊不爾燕無論

已山右雖纖白足小無柰其犷性何大同婦女
姝麗而多戀土重遷蓋猶然京師之習也此外
則清源金陵姑蘇臨安荊州及吾閩之建陽興
化皆擅國色之鄉而瑕瑜不掩要在人之所遇
而已
美姝世不一遇而妬婦比屋可封此亦君子少
小人多之數也然江南則新安爲甚閩則浦城
爲甚蓋戶而習之矣
妬婦相守似是宿寃世有勇足以馭三軍而威

不行於房闈智足以周六合而術不運於紅粉
俛首低眉甘爲之下或含憤茹歎莫可誰何此
非人生之一大不幸哉

人有爲妬婦解嘲者曰士君子情欲無節得一
嚴婦約束之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故諺有曰
到老方知妬婦功坐客不能難也余笑謂之曰
君知人之愛六畜者乎日則哺之夜則防護柵
欄惟恐豺狸盜而噉之此豈真愛其命哉欲充
已口腹耳爲畜者但知人之愛已而不知人之

自爲也。妬婦得無似之乎。衆乃大笑。

懼內者有三：貧賤相守，艱難備嘗，一見天日，不復相制；一也。枕席恩深，山河盟重，轉變成畏，積溺成迷；二也。齊大非偶，阿堵生成，威太阿倒持，令非已出；三也。婦人欲干男子之政，必先收其利權，利權一入其手，則威福自由，僕婢帖服，男子一動一靜，彼必知之。大勢旣成，卽欲反之，不可得已。

愚不肖之畏婦，怵於威也。賢智之畏婦，溺於愛也。貧賤之畏婦，仰餘沫以自給也。富貴之畏婦，憚勃谿而苟安也。醜婦之見畏，操家秉也。少婦之見畏，惑牀第也。有子而畏勢之所挾也。無子而畏威之所劫也。八者之外，而能挺然中立者，噫亦難矣。

夫子謂女子小人爲難養，書稱紂用婦言，詩稱哲婦傾城，凡婦人女子之性，無一佳者。妬也，恠也，拗也，嬾也，拙也，愚也，酷也，易怒也，多疑也，輕信也，瑣屑也，忌諱也，好鬼也，溺愛也，而其中妬

爲最甚故婦人一不妬足以掩百拙古今妬婦
充棟不勝書也今略記於左

后妃之妬者則若呂氏之人彘趙家姊妹之啄
皇孫音胡芳之將種賈氏之絨姑殺子梁郗氏
之死爲巨蟒隋獨孤后之選宮人惟擇肥大唐
武曩之奪嫡篡位韋庶人之襲武風軌宋李后
之因齋殺嬪又若楚鄭袖教新人之掩鼻春申
君之妾傷身以視君袁紹之妻殭屍未殯五妾
駢首閩王延翰之妻縛練盡赤木掌摑人身之身蓋

雷斧稍快人意縉紳則若叔向之母遺戒龍蛇
敬通之妻親操井臼袁術之婦絞妾懸梁賈充
之妻甘兒絕乳弱翁見窘於廣漢龐參見按於
祝良王丞相尤錫之嘲謝太傅關雎之諷桓宣
武膽落老奴車武子釁起絳衣李相福一事無
成而虛咽兒溺任瓌妻拜賜藥酒而立飲不疑
劉孝標家道輒軻自比敬通裴談甘心崇奉譬
之魔母宜城公主則耳剽鼻房孺復妻刻眉灼
眼柳氏截舌斷指祖約身被刑戮榮彥遠面有

傷痕金媚孌支解名姬蘇若蘭捶辱舞伎魚玄
機以疑殺婢蕭鏗女以妬受譴玄齡夫人奉勅
慷慨不辭飲馮杜業之妻雪涕申言恐誤任使
崔鉉之見侮家僮楊文公之取嘲四畏陳龍丘
獅子一吼拄杖落地諸葛元直見捉跽跗面無
人色沈存中常被夏楚血肉狼籍威福倒置於
是極矣又其猥者京邑之婦繩繫夫脚陳覺之
妻事婢若姑鐵臼嚴霜之歌衡陽三女之厄仲
端忍饑於香團康凝貽嗤於黑鳳慎言臙脂之

虎義方黑心之符以功封者哭其貴而見忘算
本利者恐其多而娶妾荀婦庾氏無鬚之人不
得入門武歷陽女桃花艷麗橫被摧折劉休之
妻親賣帚笑恬不知改扈載撚香滴水令嚴五
申李大壯縮髮安燈體如枯木廉恥道喪又何
恠哉夫人之難割者愛也武氏欲傾王后則忍
於殺已女湖倅見夫狎妓支解所生之兒人之
所愛者生也段氏因夫誦洛神賦而卽夜自沈
范寺丞妻見夫衾有妓鞋而闔門自縊其子之

不愛而又何愛於人子，其身之不惜而又何惜於人哉？至於介推之妹，廟前清泉千尺，婦人靚粧，必致雷雨，吳興桑乞之妻死，而因夫再娶，白日現形，操刀割勢，蜀功臣家富貴，伎妻在不敢屬目，妻死之後，方欲召幸，大聲霹靂起於牀簾，驚怖得病，竟殞其軀，鄭尉李寒納姬楚賓，死而別婚，見其投藥浴中，筋骨皆散，華亭衛寬，夫妻死，再娶，形見堂中生子，為崇，竟致不育，如此等人，何不捉入無間地獄，而使之為厲耶？或曰：十

殿閻君恐，亦畏婦，余笑謂宋紹興間，姑蘇龍王嬖妾為其夫人妬虐致死，天帝行刑，大風驚潮，數百里，夫幽明一理也，陰間豈無懼內之鬼神哉？書之以發一笑。

貴婦多妬，妬婦多壽，同生同死，有若宿冤，太平廣記載，秦副將石某苦妻之妬，募刺客殺之，十指俱傷，卒不能害，如此數四，竟與偕老，故治妬者，輕則當如宋明帝之於劉休妻，決杖二十，賜妾別處，重則我太祖之於常遇春妻，殖醢其

肉以賜羣臣彼倉庚之羹不可多得安能人人

而飲之哉

一云

太祖所殺是中山王徐達夫人

使天之於妬婦皆如王延翰之妻也然亦不勝其雷矣使君之於妬婦皆如常開平之妻也然而不勝其醞矣使佛之於妬婦皆如梁武帝之郗氏也然而不勝其懣矣使巫之於妬婦皆如牽羊之婿也然亦不勝其祭矣惟有嵩陽桂昌之妻截婢指而已指落截婢舌而已舌爛庶幾有懼乎

宋時妬婦差少由其道學家法謹嚴所致至

國朝則不勝書矣其猥瑣者無論吾獨嘆王文成伯安內談性命外樹勳猷戚大將軍元敬南平北討威震夷夏汪少司馬伯玉錦心繡口旗鼓中原而令不行於閨內膽常落於女戎甘心以百鍊之剛化作繞指也亦可恠矣昔人云禽之制在氣然則婦之制夫固有出於勇力之外者矣措大庸人比屋可封不足責也

汪伯玉先生夫人繼娶也燕姓性好潔每先生

入寢室必親視其沐浴令老嫗以湯從首澆之
畢事卽出翌日客至門先生則以髡髮辭人咸
知夜有內召矣侍先生左右者男皆四十以上
嫗皆六十以上其它不得見也先生所以嚴事
之亦至矣然少不當意輒責令蒲伏盛夏則置
蚊蚋叢中隆寒則露處以爲常先生每一聞夫
人傳教汗未嘗不灑浙也先生有長子稍不慧
婿於吳數載矣一旦被酒戲言欲娶妾婦怒甚
伺其寐也手刃其勢踰月而死先生令切責婦

幽之暗室又數月迺自雉余以戊戌歲至新安
時蔣夫人猶在也

戚元敬原不畏婦後因出師以軍法斬其子自
是夫人怨恨誓不爲置媵戚無如之何乃蓄之
它室十餘年生子矣一日謀稍泄夫人大恚
欲得而甘心焉戚許以翌日時夫人有弟在幕
戚召語之曰亟以三策語若姊子母俱全上策
也出其母而囚子次策也若必欲殺吾子吾當
師死士入室先斬而姊次斬若次滅而宗而後

棄官爵而逃耳吾轅門以三通鼓爲節立俟報命弟入膝行涕泣爲姊言之不可次又不可門外鼓而譟弟大哭曰姊死不足計獨不念滅門耶迺報可令妾入各決數十杖撫其子而泣留之室卽自出其妾妾歸家俱守志不嫁越數年夫人卒一妾復歸公時咸謂戚將軍能處變也

江氏姊妹五人皆妬惡人稱五虎有宅素凶人不敢處五虎聞之笑曰安有是入夜持刀獨處

中堂至日帖然不聞鬼魅夫妬婦鬼物猶畏之而况於人乎
美婦則有仍之髮光可以鑒昌容之仙隔窅見膏條塗之三赤烏之二妹喜遷夏姐已傾殷褒姒覆周麗姬傾晉孔父之室美而稱艷巫臣之姬雞皮三少南威入晉三日不朝夷光歸吳蘇臺爲沼婁顏之婦國色見稱吳廣之女顏若若榮鄭袖擅楚陰江爭趙敬君以畫自媒女環以計求進韓憑有婦羅敷有夫息媯不言如皐不

奚至於宓妃青琴毛嬙鄭旦先施陽文吳娃傳
予白台閭須旋媚提謨閭娘子奢雖事蹟鮮聞
時地莫考而名標載籍不可厚誣自漢而降則
戚夫人之翹袖折腰李夫人之絕世獨立阿嬌
貯之金屋鉤弋擘拳自開麗娟吹氣勝蘭昭君
光動左右飛燕掌上可舞合德膚滑不濡文君
眉若遠山麗華名動人主女瑩朝霞和雪一喬
獨步江東夜來鍼絕瓊樹鬢彈宋臘清歌絳樹
妙舞甄氏驚鴻之姿甘后亂玉之質莫愁抱腰

江水不流麗雲一曲醉者頓醒劉琰以石容見
疑東美以比肩傳子潘以愁而感人張旣死而
不舍荀婦賈女俱云絕倫朝姝洛珍同時擅寵
劉聰六后天錫一姬金谷墜樓之人香塵輕軀
之媛翔風以春華見美宋禕以吹笛擅聲桃葉
以渡江興歌絡秀以門戶屈節徐月華歌聲入
雲孫荆玉反腰貼地武康阮公之溪章浦蓮花
之瑞陳則麗華貴嬪隋則寶兒絳仙玉兒步步
蓮花小憐生死一處太真姊妹脂粉不施浙東

舞女蘭氣融冶，梅妃寵奪上陽。俊娥情深來夢，知之身殉碧玉。何恢掌失耀華，仙娥時充使典。素娥獨避正人，盈盈炎艷冠絕。一時真真未諧，扼腕千古薛瑤英。香肌玉骨金媚，嬈沫墨劈戕。倩孌端妍絕倫，紫雲名不虛得。杜牧之尋春較遲，羅虬之比紅已晚。宵孌新月凌雲，保儀華麗冠絕。蜀之花蕊色藝俱工，劉氏瓊仙丰神獨擅。侯君集之飲乳不飯，白樂天之細口纖腰。韓氏之園桃巷柳，蘇家之琴操朝雲。竒章真珠之室

玉堂翠翹之枝，鏡兒絕代之姿。張紅記曲之捷，畢誠所獻。相國驚魂，韓弘所遺。一軍奪目，至於鶯鶯燕燕。盼盼師師，紅紅轉轉。小小愛愛，李娃惑鄭小玉。殉李韋孌，斷刺史之腸。柳姬感章臺之咏，非烟紅拂不甘。非偶琴客宋燕老而失身，解愁幸遇大樞素娥。終辭河美史，鳳迷香之洞。鸞兒袖裏之春，若而人者皆艷質照。一時香骨留千古矣。王元美謂酸土所獲，不堪上駟。吾獨以爲不然。夫遇合有時，愛憎有命。故當其求也。

或羅之四海而不遇，或遘之州里而偶，得及其
愛也。或三千粉黛而不足，或一人專房而有餘。
彼豈銖銖而稱寸寸，而度哉？但帝王之事，易於
夸張，而士庶之家，莫爲標榜。至於負絕世之姿，
而匹偶非類，湮滅不稱者，又不可勝數也。吾讀
彩鳳隨鴉之語，傷世有暗投之珠，詠紫鸞舞鏡
之詩，恨時無報仇之劍，薄命如許，虛名安用？夫
欲無附而成名，文士尚難之，况婦人乎？
婦人以色舉者也，而慧次之，文采不章，幾於木

偶矣。但以容則纏纏接踵，以文則落落晨星。古
無論已。自漢以降，則文君白頭之吟，婕妤團扇
之咏，烏孫黃鵠之歌，徐淑寶釵之札，道韞咏雪
崔徽寫真，石氏房者有春華秋實之篇，李家雪
兒任品藻，雌黃之選，驪騎雙果，絳仙之秀色，可
餐珍珠，寂寞梅妃之光輝，滿座賢妃，昭容擅秀，
於宮闈，季蘭玄機流芬於彤管，校書管領春風，
燕樓殘燈伴曉花，蕊宮詞易安，金石小叢，鴈門
容華，宿鳥蘇小，青驄之咏，曹姬玉殿之仙月，英

惆悵之篇慎婦望夫之作此皆不櫛之蘇李無
畏之王孟元白遜其揮毫沈宋服其衡藻若伏
生之女口授尚書韋逞之母博究經典班氏手
續兄書文姬記錄先業皓首太儒不敢望焉至
於竇氏璇璣以八寸之錦八百餘言縱橫不覆
皆成文章奪真宰之秘洩造化之工可謂出聖
入神亘古一人而已誰謂紅粉中無人乎若夫
殘篇賸語爲時贈災而各姓磨滅莫知誰何如
武昌之伎有楊花撲面之句如意女子有人鴈

下行之作鳳兒寄怨花枝霞卿傷春粉壁彩鳳
隨鴉已斃徤兒之手枝頭梅子幾迴鐵面之腸
見於紀載尙未易更僕數也稍爲拈出以爲蛾
眉吐氣若夫角枕贈答楊華寄情看朱成碧之
詩綠慘雙蛾之句非不婉至而宜淫敗度吾無
取焉

唐范陽盧某母瑯琊王氏於景龍中撰天寶迴
文詩凡八百一十一字誠其子曰吾沒之後爾
密記之若逢大道之朝遇非常之主當以真圖

上獻至玄宗朝東平太守始上之高適代爲之
表言其性合希夷體於靜默精微道本馳騫玄
關旁通天地之心預記休徵之盛循環有數若
寒暑之遞遷應變無窮類陰陽之莫測果爾則
王氏不但詞華巧思亦且未事先知又高竇氏
一着矣而名不甚張豈非有幸不幸耶

范蔚宗傳列女而及文姬宋儒極力詆之此不
通之論也夫列女者亦猶士之列傳云爾士有
百行史兼收之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至於方
技緇流一事足取悉附紀載未聞必德行純全
而後傳也今史乘所載列女皆必早寡守志及
臨難捐軀者其他一切不錄則士亦必皆龍逢
比干而後可耳何其薄責縉紳而厚均荆布也
故吾以爲傳列女者節烈之外或以才智或以
文章稍足膾炙人口者咸著於篇卽魚玄機薛
濤之徒亦可傳也而况文姬乎

唐明皇時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二宮東都大內
上陽兩宮宮女幾四萬人侍寢者難於取舍至

爲彩局以定勝負古今掖庭之盛未有過此者也而猶借才於壽邸佳人之難得詎不信哉飛燕能於掌上舞風雪之中體無疹粟故當是古今第一人物而成帝猶以爲不及昭儀體自香也遂令千載國色零落於諸宮奴侍郎之手不幸孰甚焉

白樂天有舞妓名春草蘇長公有侍妾名榴花秦少游侍兒名朝華武翊皇有婢名薛荔此傳紀所罕見者

名伎之感人喪家亡身者多矣姆妾則原碧亂王櫻桃感石雷尚書奸政於始興馮成母敗度於崔陵竒章以真珠受譽元實以紅鸞捐軀薛荔能惑三頭紫光卒敗元湛賢智之人不能自克何也至於迷惑伉儷以殞其軀若長卿之於文君荀粲之於曹氏抑又罕矣文君猶直得一死奉倩遺才存色非難遇也而以身殉之不亦可以已乎

才智之婦史不絕書至於辛憲英者度魏祚之

不長知曹爽之必敗算無遺策言必依正當是
列女中第一流人物也其次則唐侯敏妻董氏
耳方則天朝來俊臣強盛而妻逆知必敗勸敏
自遠俊臣怒出爲武隆令妻曰但夫莫求住出
關而俊臣敗及抵忠州以錯題紙爲州將所督
不許上任妻曰但任莫求去無何賊破武隆敏
又獲免此豈有風角術耶何其奇中也

狄梁公之仕女主也有取日之績姚廣孝之佐
靖難也有化國之勳而皆爲其姊所羞士君子
之識見固有不及婦人女子者抑亦爲功名所
迷耶

高涼先氏以一蠻女而能拊循部落統馭二軍
懷輯百越奠安黎獠身蒙異數廟食千年其才
智功勳有馬援韋皇所不敢望者孀于軍夫人
城視之當退十舍而徵側趙姬輩無論已國

朝土官妻瓦氏者勇鷲善戰嘉靖末年倭患嘗
調其兵入援浙直戎裝跨介駟舞戟如飛倭奴
畏之使其得人駕馭亦一名將也

馮夫人錦車持節以和戎浣花夫人出財募兵以禦敵斬王夫人身援桴鼓繡旗女將力敵李全可謂女丈夫矣彼一丈青陳碩真等雖盜賊之靡亦一時之雄也孱弁懦將有媿於婦人者多矣至華陽志所載荀崧小女年方十二父爲杜曾所圍女率勇士潰圍而出賊追甚急且戰且前卒詣周訪請救兵破賊全城此尤振古所未聞也

荀奉倩云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此

是千古名通女之色猶士之才也今反舍色而論才則士亦論以色舉而能陽彌子列游夏之上矣豈理也哉但佳人之難得較之才士爲甚耳

世傳賈充女與韓壽通者訛也壽先與陳騫女私通約娶之未娶而女亡壽乃娶賈氏故世誤以爲充女而晉書騫弟雉與其子興忿爭遂說騫子女穢行騫表徙弟以此獲譏於世則騫女之事亦未必然矣觀武帝賈公女五不可之語

則其姊妹似非光麗艷逸端美絕倫者

趙昭儀為卷髮號新與髻是時禍水未成而已
兆新室之讖矣李煜之天水碧亦然

蒲衣八歲而為舜師畢子五歲而為禹佐伯益
五歲而掌火項橐七歲而為孔子師古之聖賢
生而神靈長而狗齊固不在夙慧之列也其次
則太子晉八齡而言服師曠甘羅十二而辯動
張唐子竒有化阿之聲魯連杜田巴之口荆子
十五而擢日間立十八而願仕外黃小兒迴暗

啞之威楊家童烏與太玄之筆吳氏季子江夏
黃童子琰對日文舉辯果自此以降史不絕書
若二歲則黃冰誦詩能避寒崩之諱德興切韻
知辯四聲之殊蔡伯晞神童應薦官拜秘書四
歲則任彥升誦詩數十篇陸元淵問天地何窮
際楊公權對四聲而指燈盞柄曲蕭穎士屬文
觀書一覽即誦呂嗣興誦書吟詩應對不窮趙
郡王子獻讀孝經而流涕五歲則王絢草翁必
舅之戲玄齡從容昂霄之姿劉瓛聞管寧傳而

精意聽受，到沈見屏風詩而一誦，無遺。蘇頌依漢陰之語，元之嫦娥玉簪之詠，黃廷堅徧讀五經，劉穀兼通陣法。六歲則士龍已有詩，名劉顯盡誦書史。陸瓊能作五言，徐勉爲文，所書簡文面試攬筆立成。德林三都十日便熟。王子安構思無滯，楊弘農立咏，彈碁七歲則愍懷牽武帝之裾，百藥辨瑯琊之稻，賈嘉隱松槐之對，宋廣平鵬賦之誦，鄴侯賦方圓動靜之篇，楊藏之有鼓吹官私之味，高定有伐君之問，晏同叔有

神童之薦，馬略閉室讀書，長吉荷衣面賦，韋弘育日念毛詩一卷，楊大年談論一如成人，夏侯榮百餘奏疏，一日不遺而國初江左驛卒之子，有天子龍庭之對，不知姓名，亦可惜也。八歲則任昉月儀之製，何妥春頤之答，伯玉覆局於帝前，義府借棲於官樹，劉晏時稱國瑞，嚴武椎殺玄英九歲，則楊厚孝迴親心，崔倓秀才應選慕容農參辰之問，虞荔十事之對，員儷昇壇而詞辯鋒起，宋璟夢鳥而藻思日雄，十歲則賈逵

暗誦六經金鑾書堪勒石謝朓土山之賦沈璞
強識之資邢子才霖雨五日而漢書悉遍李善
寧子詠貧家壁而略不構思十歲以上不勝書
矣然或岐嶷於穉年而汨沒於末路或幼見其
一斑而長集其大成是又在于器量之盈虛學
問之加損器盈者苗而不秀學寡者美而無成
或天固限之而亦人實斲之也

洛陽楊牢絕乳卽能詩白樂天七月未能言而
識之無一字王家方能言爲賊所負而以計自
脫此其穎異又在向者諸人之上矣 國朝洪
鍾以四歲舉李東陽以五歲舉皆入翰林程敏
政楊一清俱以八歲舉而楊少師廷和以十二
歲舉孝廉於鄉亦二百年來所無也

曾子七十迺學詩荀卿五十始學禮公孫弘四
十方讀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謚二
十始授孝經而皆成大儒早慧者莫敢望焉豈
其不慧於初年而頓悟於晚歲抑由嗇於天資
而勝以人力也夫子謂參也魯而曾子竟以魯

得之人可以資鈍而自棄哉

晚遇則呂望八十之年鬻熊九十之歲楚丘七十而見孟嘗公孫弘六十而舉方正顏駟龐眉馮唐皓首貢禹年八十方遷光祿張柬之八十以司馬拜相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皆七十餘時有五老之稱宋梁灝以八十一狀元及第陳脩以七十二探花及第金河中胡光謙以八十二舉進士國朝錢習禮年近八十猶在翰林楊瓛周詔皆八十餘以長史從罷擢拜卿士

其他七十以上登科第而名不顯者固不勝紀也

公安劉珠爲江陵張相君父執萬曆辛未江陵主文衡珠始登第年八十餘老矣其壽相君詩曰欲知閣老山爲壽但看門生雪滿頭又十餘年始卒

奴婢亦人子也彼豈生而下賤哉亦不幸耳衛青紀勳麟閣王斌仕至太守李善流譽於托孤熊翹受知於潘岳王安存祖氏之宗都見化陽

城之德王義身捍白刃李鴻力給錐力杜亮愛
穎士之博奧銀鹿佐魯公以忠貞近代如陳迪
抗節靖難身膏斧鑕獨家奴來保收其遺骸浦
江鄭氏家僮施慶執親之喪三年不御酒肉此
皆士君子之所難而陶侃之海山使者權同休
崔千牛之異人寄迹嚴安脫胡煌於雷厄又不
論矣至於婢媵篤生名世者往往而是不可殫
述天固不以族類限人矣而人顧苛責此輩至
犬彘之不若亦何心哉

馮子都寵於博陸秦官幸於梁冀依憑城社亦
權門之弄臣也 國朝嚴分宜當國家人末年

者號鶴坡招權納賄與朝紳往來無不稱鶴翁
者一御史至與之結義兄弟云後張江陵相君
家奴游守禮勢出嚴上號曰楚濱詞館諸君至
爲詩文贈之通侯縱帥與往來燕飲鮮衣怒馬
據上坐嚮歎矣後事敗俱誅死嗟夫權之所在
愛之所偏卽始與之賢尚有雷尚書之感况其
下此者乎 按江陵家奴尚有宋九王五者九善
詞翰而權不及游五頗有識常笑其

五雜俎
九傳者七即游也

奚婢之子則無恤荆趙田文張齊燕姑蕃鄭唐
兒啓漢遙集亢宗裴秀令望王琨托體恭心良
貴借胎寮友其它各公鉅卿又不可勝數也虞
仲翔云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
源其識卓矣

郭氏青衣捧劍言願爲夷狄之鬼恥作愚俗蒼
頭柳仲逞之婢鬻於蓋巨源家見其主市綾羅
親自選擇醇酢可否則失聲而仆曰死則死耳

安能事賣絹牙郎乎夫奴婢有見解者其學識
過主家百倍而欲強役使之得乎

鄭玄家婢皆誦詩書劉琰雪白丫頭能誦魯靈
光賦蕭穎士之僕愛才死而不去蘇眉山之婢
易馬感而觸槐至於近代青衣能文章者又比
比也

古者生齒不繁故一夫百畝民無游食今之人
視三代當多十數倍故游食者衆姑勿論其它
如京師闈豎宮女娼妓僧道合之已不啻十萬

人矣。其它藩省雖無婦寺而緇黃游方接武遠
近粉黛倚門充牧城市巨室之蒼頭使女擬於
王公綠林之亡命巨賈多於平民昔人謂一人
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噫何啻十而已耶

今時娼妓布滿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
計其它窮州僻邑在在有之終日倚門獻笑賣
姪爲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兩京教坊官收其
稅謂之脂粉錢隸郡縣者則爲樂戶聽使令而
已唐宋皆以官伎佐酒國初猶然至宣德初

始有禁而縉紳家居者不論也故雖絕迹公庭
而常充物里閨又有不隸於官家居而賣姪者
謂之土妓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矣昔秦始
皇之法夫爲寄殺殺之無罪女爲逃嫁子不得
毋至今日而偃然與衣冠宴會之列不亦辱法
紀而羞當世之士哉噫是法也誰爲作俑管子
之治齊爲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佐軍國
則管氏者又嬴政之罪人也

左傳既定爾婁豬去盭歸吾艾殺艾殺者牽牡豕

以行淫者也方言云燕朝鮮之間謂之猥關東
謂之彘詩一發五猥是也故以男子之淫於宅
室者名之秦始皇會稽碑作寄猥今人以妻之
外淫者且其夫爲烏龜蓋龜不能交而縱牝者
與蛇交也云云云汚閨之訛耳又謂之忘八以其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者俱忘也錄於官者爲
樂戶又爲水戶 國初之制錄其中以示辱蓋
古赭衣之意而今亡矣然單開尚以綠頭巾相
戲也

世間人可貴而亦可賤可愛而亦可憎上可以
陪王公而下受辱於里胥不敢校者伎與僧耳
道尼不足數也故名伎高僧皆能奔走一時流
芳千古而其猥劣頑賤嗜利無恥者至爲悲田
乞兒所不屑然伎旣以色失身而僧亦以髡滅
倫所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釋氏輪迴之說所以勸世之爲善也而有不足
取信者何也不論脩行與否但欲崇奉其教則
世豈無詆佛之君子而持經茹素之窮兒極惡

乎一也生前之吹求太苛而死後之懺悔太易
當其生則一物一命錙銖報應而及其死則彌
天之罪一懺卽消愚民自且以爲無所逃於生
前而妄冀不必然於身後何憚而不爲惡一也
夫君子之爲善原不爲身後計也至於小人雖
憲典火烈殺人奸盜猶不絕踵而况地獄之眇
茫乎至於回頭卽岸之說大盜巨賈以此自文
者多矣惟聖人之言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
足以滅身噫何其簡而易行也

今之釋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宮盛於黌舍唵誦
呪唄貫於絃歌上自王公貴人下至婦人女子
每談禪拜佛無不灑然色喜者然大段有二端
血氣已衰死生念重平生造作罪業自知無所
逃竄而藉手苦空之教冀爲異日輪迴之地此
一惑也其上焉者行本好奇知足索隱讀聖賢
之書未能躬行實踐厭棄以爲平常而見虛無
寂滅之教聞明心見性之論離合恍惚不著實

地以爲生平未有之奇且代不傳之秘及一則
足不能自返而故爲不可摸捉之言以掩之本
淺也而深言之本下也而高言之本近也而遠
譬之本有也而無索之如中間一條大路不行
却尋野徑崎嶇百里之外測景觀星而後得道
自以爲奇此又一惑也先之所惑什常七八後
之所惑百有二三其於釋氏宗旨尚未得其門
戶况敢窺其堂奧哉至於庸愚俗子貪生畏死
妄意求福又不足言矣

以吾儒之教譬之爲貧賤所驅迫發憤讀書期
取一第以明得意者此佞佛以求免輪迴者也
志願已畢自揣無以逾入而倡爲道學之說或
良知或止脩拾紙上之唾餘而刻畫粧飾以欺
世盜名而世亦靡然從之直謂上接洙泗之傳
闡洛不論也此離合恍惚自以爲奇者也至於
老學究童而習之白尚紛紛藉口青衿以別凡
民則亦愚庸之妄意求福者而已其於吾儒之
道何曾彷彿夢見耶

三教之最失其傳者無如道家當時老氏之教
清淨無爲而已施之於治則絕聖去智措斗折
衡使結繩之治可復原以用世而非以長生也
至於赤松子魏伯陽則主煉養盧生李少君則
主服食下至張道陵寇謙之則主符籙篆呪愈
趨而愈下至近世黃冠如林靈素者流則但醮
祭上章祈福禳罪而已蓋不惟與清淨之旨大
相悖謬卽煉養服食之旨駐年羽化之術亦槩
乎未之有聞也夫逢掖之口周孔猶能論其世

髡緇之托釋迦猶能誦其言至道流黃冠口不
絕聲稱太上老君矣彼詎知柱史爲何人五千
言爲何物大道上德之宗旨爲何事耶而悉依
托之伯陽氏以自立於三教之一也不亦大可
羞耶

高僧坐化往往見之史傳此不足異也萬曆戊
申秋長溪僧天恩者來福州講經於芝山寺十
且無疾而終趺坐自如略無傾側此余所親見
也當天恩在時吾輩雖從之遊未有信其高者

惟友人林熙工陳惟秦皆往拜爲弟子其平日
苦脩余不得而知矣又有立化者有倒立而化
者雖自眩變相要非空寂之教所急也相傳高
僧化後髮爪皆如生時唐僧義存沒後置函中
每月其徒出之髮爪皆長輒爲剪雉以爲常經
百餘年不廢後因兵火亂始封而灰之墨客揮
犀所載鄂州僧無夢亦然後爲一婦人手摸而
觸之遂不生至於仙蛻余在武夷見其二齒髮
手指宛然如故但枯槁耳余每竊嘆以爲釋氏

之教天地萬物一切歸於虛無故毀形滅性直
欲參透本來面目其於四大色身不過百年之
甦寄寓何爲旣死之後猶戀戀不忍舍如此至
若神仙甦遊萬里少別千年世間一切事棄如
脫屣豈復愛護其委蛻而不令其朽腐哉則神
仙之見解反不若蛇蟬之屬脫然無累矣此理
之不可解者也

謂死者爲必有知乎則鬼魅縱橫冥途亦不勝
其繁擾也謂死者爲必無知乎則夢兆盼蜚禍

福感驗不可誣也聖人之言曰鬼神之爲德其
盛矣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夫以爲
無則何爲贊其盛以爲有則直云在而已何言
如在也有無之間不可思議者也故曰未知生
焉知死生死一理也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及其
死而氣盡矣然有未遽盡者在也上焉者得正
氣爲聖賢爲名世死則爲神爲靈亘古不磨此
卽生時之顯達者也中焉者氣有踳駁根皆頑
鈍倏而成形倏而復命自來自去無復拘束此

卽生時之齊民也下焉者沍氣所鍾濟惡不才
或爲大厲或爲羅刹譬之草木中之鉤吻禽獸
中之虎狼則幽冥主者亦必有刑獄狴犴之具
以禁制之猶生人之有十惡不道而困於圜土
者也故知生之說則知死之說矣
老氏之說終是貪生釋氏之說終是畏死人須
得到死生不亂方有着脚地位宋僧有云古人
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
臨終安得而定此格言也如尹師魯劉子澄等

平日皆有天見鮮方到得此今人平日矢口聖賢至臨死之時顛倒錯亂或牽戀不忍舍者其無實學可知矣

死生之際一生學問大關頭也然有名爲巨儒而處死反不及常人者如林兆恩會通三教自謂海內一人而臨死乃病狂喪心便溺俱下吾郡一措紳王鏞者平日無所聞年踰八十自知死期戒訓子孫無作佛事仍賦長詩一篇既而曰明日未能便去後日望日也吾當以十六日

去至期沐浴衣冠談笑而逝此豈有宿根耶抑平日不言躬行人有不及知耶林之虛名高王十倍而死生之間迥別乃爾殊可恠也

釋氏教人臨終之時不思善不思惡一念堅定直至西天夫不思惡易也至不思善則近於大而化之境矣昔人所謂善且不可爲况於惡乎然方寸之中惟此一念既不思善思惡此心放頓在何處此處尚有議論不得也

學佛者焚身惑衆懼人之不信也而托之火化

求仙者橫羅非命懼人之見笑也而托之兵解
則世之惡疾而自焚者皆佛也麗法而正刑者
皆仙也人之愚惑一至於此

僧之自焚者多由徒衆誑人捨施願欲既厭然
後誘一愚劣沙彌飲以瘡藥縛其手足致之上
座而焚之耳當烟焰漲合之際萬衆喧闐雖拚
扎稱冤不聞也亦有無賴貪得錢帛臨期服水
片數鉢者但覺寒戰烈燄焦灼殊無痛楚故遠
近信之布觀雲集至於灼頂燃燈鍊指斷臂剔

目接踵相望大約僞者十七眞者十三爲利者
十九爲名者十一皆非禪學之正宗也

史傳所載僧自焚者有三其一唐李抱眞爲潞
州節度使兵荒之後財用窘竭素與一僧交善
乃謂之曰事急矣欲借師之道以濟軍國可乎
僧曰性命可捐它無所惜曰師但投牒言欲自
焚吾爲地道與州宅通火發之頃卽潛身而入
彼此俱無所損因引僧至地道往來無阻僧信
之遂積薪高坐說法辭世李親率將校膜拜舍

施於是州人響應雲集貨財山積剋期舉火李
已命人潛塞地道頃刻之間僧薪俱灰收其施
財以充公帑別求如舍利者數十枚建塔葬之
其一宋某人為其官有僧投牒欲自焚判許之
至期親往驗視見僧兩眼凝淚不動問之不答
乃令人梯取之授以紙筆乃自言某處遊僧至
此寺眾欺其愚弱誑言惑眾厚得錢帛至期藥
而縛之且遂按誅諸僧毀其寺又其一元時達
魯花赤為政不通漢語動輒詢譯者江南有僧

田為豪家所侵投牒訟之豪厚賂譯既入達魯
花赤問譯僧訟何事譯曰僧言天旱欲自焚以
求雨且達魯花赤大稱讚命持牒上譯業別為
一牒即易之以進覽畢判可僧不知也出門則
豪已積薪通衢數十人昇僧昇火中焚之然則
從來火化之妄惑往往如是矣

道家之教若徒以功行積滿白日昇天尚可以
誘人為善即非柱下黃石宗旨吾不之責也彼
熊經鳥伸鍊形住世已自是貪生業障無益於

時而况於黃白龍虎之術房中采戰之方貪利無厭縱欲敗度以之求長生何異適燕而南向郭哉道家之旨清淨無爲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况神仙乘雲御氣下視塵寰縱有大藥點化山河大地盡成黃金亦復何益於身心性命而且必無之事也然世間固有一種癡人妄想甘受邪術所欺而崇奉感溺至破家亡身而不顧者此又不如佞佛持素差覺安靜耳

吾友曹能始嘗言人雖極善然一人公門作胥曹無不改而爲惡人雖極惡然一人佛寺作比丘無不改而爲善余大笑君但見其形骸耳不聞有不要錢提控及殺人放火和尚耶然此語誠有致不獨此也吾輩縱極高雅一人公門說公事便覺帶幾分俗惡縱極鄙俗一人佛寺看經啜茶便覺有幾分幽致士大夫不可不存此想也

天下僧惟鳳陽一郡飲酒食肉娶妻無別於凡

民而無差役之累相傳。太祖湯沐地以此優恤之也。至吾閩之邵武汀州僧道則皆公然蓄髮長育妻子矣。寺僧數百惟當戶者一人削髮以便於入公門。其它雜處四民之中莫能辨也。按陶穀清異錄謂僧妻曰梵嫂。番禺雜記載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則它處亦有之矣。此真所謂幸民也。

先爲僧而後入仕者宋湯惠休唐賈島蔡京宋法崧也。先仕而後爲僧者漢陽城侯劉俊南齊

劉勰梁劉之遴張纘魏元大興唐圓淨南唐姚結耳宋饒德操佛印元來復見心也。先爲道士而後入仕者唐魏徵盧程元張雨。國朝陳鑑也。先仕而後爲道士者唐賀知章鄭銑郭仙舟宋李太尉也。先爲僧又爲道而後仕者唐劉軻也。先入仕懼禍爲僧道而後又仕者梁伏挺唐徐安貞也。近時閩李贄先仕宦至太守而後削髮爲僧。又不居山寺而遨遊四方以干權貴人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擁傳出。入髡首坐肩輿張

黃蓋前後呵殿余時在山東李方客司空劉公
東星之門意氣張甚郡縣大夫莫敢與均茵伏
余甚惡之不與通無何入京師以罪下獄死此
亦近於人妖者矣
趙普王旦皆宋名臣然且於臨終遺命髡首披
緇而普二女皆出家爲尼長號智凜大師次號
智圓大師其可笑如此
僧道拜大位者則唐懷義于什方葉靜能鄭普
恩尹愔宋林靈素元劉秉忠國朝則姚太師

廣孝邵太宗伯元吉陶少師仲文三人而已然
廣孝爲佐命元勳功參帷幄蓋陸法和佛圖澄
之流也雖拜大位而終身不娶妻不蓄髮晚年
里居布衲錫杖蕭如也雖未成正果似亦得度
世法門者邵陶皆以房中邪術取悅一時其品
又在林靈素之下矣

世傳上中下八洞皆有仙人故俗動稱八仙云
如所謂鍾離鐵拐韓湘子張果老之屬皆列仙
傳採拾而強合之耳張果乃明皇時術士與羅

公遠葉法善同在朝非仙也獨呂洞賓者史傳所載靈異之蹟昭彰在人耳目想不可謂之全誣今世所傳純陽詩字甚多如朝遊北海暮蒼梧及石池清水是吾心者好事者哀爲之集但純陽唐人既舉進士又列仙籍而其詩乃類宋人口吻豈亦後人傳會所成耶不然既遺世高舉而又屢降人間若戀戀不忍舍者何也退之云我自屈曲住世間安能從汝求神仙此視純陽去而復來者過之遠矣

宋瑞州高安縣鄭氏女定一孀者臨嫁汲井忽有彩雲掖之升天州縣以聞立祠建廟祈禱輒應既而庸之則因與人通而孕父母醜之密售於傍邑而托詞惑衆耳無何新建有闕氏者僱一婢訊之卽仙姑也昌黎謝自然華山詩意亦可見不獨此也漢末張道陵避瘴丘社得呪鬼之術遂以符術使鬼療病後爲蟒蛇所吞子衡奔往算屍不得乃生糜鵠足置石崖頂託以白日昇天至今歷代崇奉稱爲天師良可笑也

張道陵初以妖術惑衆治病者令出五斗米故
世號米賊陵死子衡傳其道衡死魯復行之魯
母有姿色出入益州牧劉焉之家以魯爲司馬
後劉璋立殺魯母及家室魯遂據漢中以叛後
爲曹操所攻降魏爲鎮南將軍張之本末不過
如此自晉及唐尚未有聞至五代遂稱天師歷
宋元未有非之者據廣信之龍虎山金碧殿宇
偃然爲世業矣我太祖皇帝曰至尊者天豈
有師也削之止稱真人然以一品秩傳流後裔

亦幸之甚矣真人每入觀沿途民爲鬼魅所惱
者悉往投牒所至成市聞其符錄亦有驗者故
愚民信奉之也萬曆間京師大旱適真人入朝
上命留之禱雨終不効乃遣之則其伎倆亦
與尋常黃冠一間耳

今天下有一種吃素事魔及白蓮教等人皆五
斗米賊之遺法也處處有之惑衆不已遂成禍
亂如宋方臘元紅巾等賊皆起於此近時如唐
賽兒王臣許道師皆其遺孽而吾閩中又有三

教之術蓋起於莆中林兆恩者以良背之法教人療病因稍有驗其徒從者雲集轉相傳授而吾郡人信之者甚衆兆恩死後所在設講堂香火朔望聚會其後又加以符錄醮章祛邪捉鬼蓋亦黃巾白蓮之屬矣兆恩本名家子其人重意氣能文章博極羣書倭奴陷莆後骸骨如麻兆恩捐千金葬無主屍以萬計名遂大譟其後著三教會編授徒講學頗流入邪說而不自知既老病得心疾水火不顧顛狂逾年乃死此豈

真有道術者而閩人惑之至死不悟也今其徒布滿郡城其中賢者尚與士君子無別一二頑鈍不肖者藉治病以行其私奸盜詐僞無所不有其與邪巫女覲又何別哉余十二西時見三教書心甚不然著論以闢之今亦不復記憶及既長入閩觀其行事益自負前言之不妄也

古有百家九流而今之行世者僅僅數家而止至於墨家縱橫家名家不惟不能傳其學亦不能舉其書矣戰國之時楊墨盛行及其後而楊

之言絕矣獨墨氏之教至往往稱與孔並卽荀
卿賈誼亦爾何其張也然自漢以來不聞有治
墨家言者豈汎愛而忘親織蓋而非儒不可適
於世故耶縱橫之術自鬼谷子而後秦儀衍軫
相尚爲高至於漢之侯公蒯徹三國秦宓彭美
之徒亦其遺也唐末藩鎮紛爭說士間出若柏
耆羅隱之流皆得闔押短長之術而高者取世
資下至不能保其首領亦所遇何如耳名家搏
抗千古鑑察微茫耳目豈能皆直眞毀譽易於失

實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談何容易是以君子不
爲也

韓非曰自孔子之死也而儒分爲八自墨子之
死也而墨分爲三噫今墨之二家旣已失其傳
矣而所號爲儒者又豈復八家之儒哉已之不
正何以攻人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當時揚墨末
興其所謂異端者不過鄧析少正卯之流耳至
孟氏極口詆揚墨不遺餘力想得天下崇信二

五雜組卷之八終
家不亞今之釋道觀當時著書立論者動以孔
墨並稱可見矣當時老莊之言已滿天下而孟
子不之及蓋以老子爲仲尼所嚴事非異端也
漢唐而下莫盛於佛老然道教已非柱史之舊
而世之惑溺者不過妄意神仙或貪黃白以圖
利耳固無甚見解而亦不足辯也惟釋氏之教
入人骨髓然彼之所談皆高出世界四大之外
而排之者動以吾儒之粗攻釋氏之精如以羸
兵敵強虜宜其不能勝而反熾其焰也二者之
辯者也

外如白蓮回回色目及吾閩三教等項然皆猥
瑣庸劣無甚見解此又異端之重儻而不足與
辯者也

子不之及... 漢唐... 而世之... 此... 矣

五雜俎卷之九

物部一

陳留謝肇淛著

莫靈於龍人得而豢之莫猛於虎人得而檻之
有欲故也故人而無欲名利不能羈矣
相人之書凡人得鳥獸之一形者皆貴大如龍
鳳則大貴小如龜鶴猿馬之類亦莫不異於常
人夫人為萬物之靈者也今乃以似物為貴耶
此理之所必無也

龍性最淫故與牛交則生麟與豕交則生象與馬交則生龍馬即婦人遇之亦有為其所汚者嶺南人有善致雨者慕少女於空中驅龍使起龍見女即迴翔欲合其人復以法禁使不得近少焉雨已霑足矣

王符稱世俗畫龍馬首蛇尾又有三停九似之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者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然龍之見也皆為雷

電雲霧擁護其體得見其全形者罕矣

俗有立夏分龍之說蓋龍於是時始分界而行雨各有區域不能相渝故有咫尺之間而晴雨頓殊者龍為之也又云龍火與人火相反得濕則燄得水則燔惟以火投之則反熄此亦不知其信否也

淮南子言萬物羽毛鱗介皆生於龍故有飛龍應龍蛟龍先龍之異而四族分焉其言甚恠誕余嘗笑劉媪息太阪下有龍據其上而生高祖

則劉氏子孫謂人族亦生於龍可也然聖人繫
身於龍取象不一而足道德如老子乃得猶龍
之譽其尊敬之亦至矣而古乃有秦龍御龍屠
龍者何耶豈亦種類貴賤不同如人之有上知
下愚天子匹夫者耶夫聖人無欲而龍未竟有
欲故終不能離夫物也
龍交其一困而墮地
萬曆戊戌之夏句容有一龍交其一困而墮地
天矯田間人走數百里競往觀之越二日風雷
挾之而升

司徒馬恭敏治河日於淮濟間得一龍蛻長數
十尺鱗爪鬣角畢具其骨堅白如玉俗相傳云
龍由蛟蜃化者壽不過三歲

龍生九子蒲牢好鳴囚牛好音崑吻好吞嘲風
好險睚眦好殺肩負好文狻狂好訟狻狻好坐
霸下好負重此語近世所傳未考所出而博物
志九種之外又有憲章好囚饕餮好水螭蜴好
腥蠃蚱好風雨螭虎好文采金狻好烟椒圖好
閉口蚘蛟好立險鰲魚好火金吾不睡亦皆龍

之種類也蓋龍性淫無所不交故種獨多耳
麟之長百獸也以仁獅子之服百獸也以威鳳
之率羽族也以德而鸛之懾羽族也以鷲然麟
鳳爲王者之祥獅鸛僅禁禦之玩君子宜何居
焉

唐開元中有鳳逐一龍至華陰龍墮地化清泉
一道其一爲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今其地有
龍骨山云故老謂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今世
所傳烏王吹火龍圖蓋本此也夫鳳非竹實不食

而亦嗜龍腦耶

物之猛者不能相下如龍潛水中以虎頭投之
則必驚怒簸騰淘出之乃已西域人獻獅子有
繫井傍樹者獅子徬徨不安少頃風雨晦冥龍
從井中飛出是交相畏也

鳳麟皆無種而生世不恒有故爲王者之瑞龍
雖神物然世常有之人罕得見耳但以一水族
而雲雨雷電風雹皆爲之驅使故稱神也潛見
以時大小互用上可在天下可在田故聖人獨

以屬之乾道

諸獸中獨獬豸不經見一云卽神羊也然神羊見於神異經其言誕妄不足信攷歷代五行四夷志如麒麟獅子扶拔騶虞角端史不絕書而獬豸無聞焉則世固未嘗有此獸也自楚文王服獬豸冠而漢因之相沿至今動以喻執法之臣亦無謂矣

臯陶治獄不能決者使神羊觸之有罪卽觸無罪卽不觸則臯陶之爲理神羊之力也後世如

張釋之于定國無羊佐之民自不寃豈不勝臯陶遠甚哉

宋樂中曾獲麟命工圖書傳賜大臣余嘗於一故家得見之其身全似鹿但頸甚長可三四尺耳所謂麇身牛尾馬蹄者近之與今俗所畫迥不類也獬廌世未必有此獸如果有之旣曰神羊則其形當似羊不應如世所傳

宋嘉祐間交趾貢麒麟一狀如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果必先以杖擊其角而後食旣

至極密使田况辨其非麟荅詔止稱異獸云時
以爲得體沈存中筆談亦載此而誤以爲至和
中沈又疑其爲天祿云

禁苑中四方鳥獸畢備其不可馴者盛以樊籠
有鷲鳥高六七尺諸禽獸皆畏之不知其何名
也獨無虎豹獅子之屬相傳先朝皆蓄以備遊
翫至今上中年尚有虎數隻一夕上夢虎
齧左足覺而腓痛疑其祟令司苑者勿與食餓
殺之內中虎甚大長丈許餓至一平四日方死

呼聲動地自是不復畜焉

新安有衆逐虎虎窟人神祠中見土偶人厖然
大也搏之偶踣而壓虎腰折焉衆生得虎時丁
應泰爲令以爲異政通於神明也爲新其祠日
令百姓歌謠之

山民防虎者有崖口缺虎常躍入迺以巨組縱
橫而空懸之虎躍而下浮鬐組上四足插空不
能作勢終不能脫矣又有以綃布地及橫施道
側者虎頭觸之覺其黏也爪之不得下則坐地

上俄而遍體皆汚怒號跳撲至死萬曆辛亥閩
西北多虎暴三五為羣余時為先室治兆從者
常遇之殆者數矣後郡公募人捕之旬日中格
三虎自是無患焉

江陵有獬人能化為虎又有獬虎還化為人
虎據地一吼屋瓦皆震余在黃山雪峰常聞虎
聲黃山較近時坐客數人政引滿燒然之聲如
在左右酒無不傾九上者時潘景升謝于楚在
坐因言近歲有壯士守水碓為虎攫而坐之碓

輪如飛虎觀良久士且甦手足皆被壓不可動
適見虎勢翹然近口因極力齧之虎驚大吼躍
走其人遂得脫余謂昔人料虎鬚新安人乃舐
虎卵乎如此不如無生衆皆絕倒

胡人射虎惟以一壯士彀弓兩頭射之射虎逆
毛則入順毛則不入前者引馬走避而後者射
之虎回則後者復然虎雖多可立盡也中國馬
見虎則便溺下不能行惟胡馬不懼獵犬亦然
何景明有獵犬咋虎詩蓋邊方畜也

戚大將軍繼光鎮閩日嘗獵得一生虎繫以鐵
組內檻中日令屠者飼肉十斤屠者苦之賂一醫
者為告免辦醫諾之無何戚有目疾召醫醫言
惟生虎自可療遂殺虎取目後戚目疾雖瘳而
不虞醫之詐也
獸之猛者獅子之下有扶拔有駮有天鐵熊皆
食虎豹者扶拔見諸史書常與獅子同獻似之
而非也詩云隰有六駮易為駮馬管子曰鵠食
蜩蟪食駿驥駿驥食駮駮食虎太平廣記所載

似虎而小食虎駮盡者是已天鐵熊似熊而猛
常挾虎而噬其腦唐高宗時加毗葉國獻之熊
擒白象又有酋耳亦食虎而魏武所遇跳上師
子頭與漢武時大宛北胡人所獻大如狗者又
不知何獸也

水牛之猛者力皆能鬪虎虎不如也宣德間嘗
取水牛與虎鬪虎三撲而不中遂為牛所舐而
斃余鄉間牧牛不收嘗有觸虎於巖石上至死
不放者迨曉力盡牛虎俱斃禁苑又有鬪虎驟

高八尺三蹄而虎斃又劉馬太監從西畚得黑
驟日行千里與虎鬪一蹄而虎死後與獅鬪被
獅折其脊死劉大慟驟能鬪虎古未聞也
滇人蓄象如中夏畜牛馬然騎以出入裝載糧
物而性尤馴又有作架於背上兩人對坐宴飲
者遇坊額必膝行而過上山則跪前足下山則
跪後足穩不可言有爲賊所劫者窘急語象以
故象卽捲大樹於鼻端迎戰而出賊皆一時奔
潰也惟有獨象時爲人害則奔而殺之

師子畏鉤戟虎畏火象畏鼠狼畏羅

今夫朝廷午門立仗及乘輿鹵簿皆用象不獨
取其壯觀以其性亦馴警不類它獸也象以先
後爲序皆有位號食幾品料每朝則立午門之
左右駕未出時縱遊斃草及鐘鳴鞭響則肅
然翼侍俟百官入畢則以鼻相交而立無一人
敢越而進矣朝畢則復如常有疾不能立仗則
象奴牽詣它象之所面求代行而後它象肯行
不然終不住也有過或傷人則宣勅杖之二

象以鼻絞其足踏地杖畢始起謝 恩一如人意或貶秩則立仗必居所貶之位不敢仍常立甚可恠也六月則浴而交之交以水中雌御面浮合如入焉蓋自三代之時已有之而晉唐業教之舞及駕乘輿矣此物質既麤笨形亦不典而靈異乃爾人之不如物者多矣 頌立平門之象體具百獸之肉惟鼻是其本肉以為炙肥脆甘美屈氏春秋曰肉之美者有髦象之約焉約即鼻也論語云豕食其肉與豕

獸莫仁於麟莫猛於狡狴即師莫巨於獬豸長莫速於角端日行一萬莫力於萬萬莫惡於窮奇食善人新安樵者得小熊大如猫蹒跚庭中犬至猛者見之亦溺下又長與人得一虎子其隣家有犬最警猛初見亦怖溺少選復來窺又走如此數四至暮則徑往昨殺之矣

今熊羆之屬世亦稀見江南多豺虎江北多狼狼雖猛不如虎而貪殘過之不時入村落竊取

小兒銜之而趨，豺凡遇一獸，逐之雖數晝夜，不
舍，必得而後已。故虎豹常以比君子，而豺狼常
以比小人也。

萬曆壬子十月，有熊見於福州之平山。一樵子
遇之，不識，以爲猪也。逐之，熊人立而爪樵者，衆
呼逐之，躍出城外，竄大樹上。官聞遣兵捕之，土
人素未識熊，懼之甚，圍而遠射之，莫能中。中者
輒爲所接，折而擲之。良久，一裨將至，始曰：吾山
中習熊力，止敵一壯夫耳，無畏也。直至樹下，殼

矢一發而殪。郡向未有此獸，又入城中，亦不異
事也。熊於字爲熊，火可無，祝融之慮乎。

昭武謝伯元言：其鄉多熊，熊勢極長，每坐必跑
土爲窟，先容其勢，而後坐。山中，人尋其窟，穴見
地上有巨孔者，以木爲桎，桎施其上，而設機焉。
熊坐機發，兩木夾其莖，號呼不能復起。土人卽
聚而擊之，至死不能動也。

熊行數千里外，每宿必有窩。山中，人謂之熊館。
虎則百里之外，輒迷不返。

木質也交而生子又不類父大僅如特不堪乘
載故人禁之不令交耳漢元康中龜茲王娶烏
孫公主女自以尚漢外孫衣服制度皆半倣中
國胡人相謂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者所
謂羸也今作騾說文曰羸驢父馬母也馱馱馬
父驢母也然馱馱爲神駿而騾爲賤畜可見人
物稟氣於父不稟氣於母也又騾父牛母謂之
駝駝見玉篇

者日行萬里黃者日行千里天馬已死矣別之
何爲別而至於破腦尚爲善別馬乎此亦可笑
之甚者也

余在齊久其地多狼多烟多糴多鼠狼猶如犬
穴地中常以夜定出田野覓食雞鳴卽還其行
皆有熟路土人覓其穴置罟於穴口雞鳴時縱
天嗾之奔而入穴卽獲焉其肉膈甚不能多啖
也鼠狼雖小而竊食雞鴿之類一齧卽斷其喉
十百爲羣皆齧殺無遺而後去行走如飛其氣

腥惡狗齧之亦噉吐竟日云
江南山中多豪猪似野豕而大能與虎鬪其毛
半白半黑勁利如矢能激以射人人取以爲簪
云令髮不垢
齊晉燕趙之墟狐魅最多今京師住宅有狐恠
者十六七然亦不爲患北人往往習之亦猶嶺
南人與蛇共處也相傳天壇側有白狐云千餘
歲矣鬚髯如雪時時衣冠與人往來人知之亦
無異也一旦駕幸天壇請雨匿數日不出

駕返復至人間之曰天子每出百靈訶護雖
溝澮窟穴皆有神主之何所藏匿然則安往笑
曰直至泰山石竇中身與一縉紳交善一旦張
真人來朝狐以帕一方托縉紳往求張印張見
帕大怒曰此老魅敢爾言未畢狐已鎖縛跪庭
下矣張曰野魅無禮若得吾印必且上擾天廷
立取火焚殺之縉紳泣爲之請不得也

一云是
德州猴

精縉紳爲寧
德陳侍郎

元至正間范益者精於醫一日老嫗扣門求醫

其女問所居曰在西山益憚其遠曰曷與之來
翌日一女至診之驚曰此非人脉必異類也當
實告我姬泣拜曰其實西山老狐也問何以能
入天子都城曰真命天子自在濠州諸神往護
此間空虛久矣益乃與之藥而去無何而高
皇帝起淮右益聞卽棄官去

狐千歲始與天通不爲魅矣其魅人者多取人
精氣以成內丹然則其不魅婦人何也曰狐陰
類也得陽乃成故雖壯狐必托之女以惑男子

也然不爲大害故北方之人習之南方猴多爲
魅如金華家猶畜二年以上輒能迷人不獨狐
也

杭州有獠猴能變化多藏試院及舊府內然余
在一所嘗獨處累月意其必來或可叩以陰陽
變化之理而杳不可得

福清石竺山多猴千百爲羣戚少保繼光勦倭
時屯兵於此每教軍士放火器狙窺而習之乃
命軍士捕數日善養之仍令習火器以爲常比

賊至伏兵山谷中而令羣狙闖其營賊不虞也
少頃火器俱發霹靂震地賊大驚駭伏發殲焉
昔鍼尹燧象田單火牛江道火雞今戚公乃以
火狙智者相師大約類此

京師人有置狙於馬廐者狙乘閒輒跳上馬背
揪鬣搗頂翹之不已馬無如之何一日復然馬
乃奮迅斷轡載狙而行狙意猶洋洋自得也行
過屋桁下馬忽奮身躍起狙觸於桁首碎而仆
觀者甚異之余又見一馬疾走犬隨而吠之不

置常隔十步許馬故緩行伺其近也一蹄而蹏
靈蟲之智固不下於人矣

置狙於馬廐令馬不疫西游記謂天帝封孫行
者為弼馬溫蓋戲詞也

余行江浙間少聞猿聲萬曆巳酉春至長溪宿
支提山僧樓上積雨初霽朝曦蒼蔚晨起憑欄
四山猿聲哀嘯雲外淒淒如繁絃急管或斷或
續客中不覺雙泪沾衣亦何必瞿塘三峽中始
令人腸斷也

獐無膽馬亦無膽兔無脾猴亦無脾豚無筋謂亦無筋

瘵狗齧人令人腹中長狗雛而死急以藥治之狗從小便中出即有齧衣服者亟捲衣置園上經數宿必有狗雛無數死其中又有一種狗不飲不食常望月而嗥者非瘵乃肚中有狗寶也寶如石大者如鵝卵小如雞子專治噎食之疾余在東郡獲其一每以施醫者然不甚効也近歲一長洲令署中聞地下小犬吠聲如此數

晝夜令人尋聲發掘杳無所見後亦竟無禍福案晉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於旣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天子皆白色一雌一雄取而養之皆死後爲桓玄所滅又吳郡太守張懋廬江民何旭家皆然而俱不善終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魏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曰王周南爾以其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

復入穴斯須臾出語如何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正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覆而死卽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故令人相戒遇恠事不得言又諺語曰見恠不恠其恠自壞

閩中最多鼠衣服書籍百凡什物無不被損嚙者蓋房屋多用板障地平之下常空尺許數間相通以防濕氣上則瓦下布板又加承塵使得窟穴其中肆無忌憚使如北地鋪磚築牆椽上

用磚石作仰板自然稀少矣閩中人若知此不但可防鼠亦可防火盜

占書謂狼恭鼠拱主大吉慶曆寶應中洛陽李氏家親友大會而羣鼠門外數百人立驅之不丟空堂縱觀人去盡而堂崩近時一名公將早朝穿靴已陷一足有鼠人立而拱再三叱之不退公怒取一靴投之中有巨虺尺餘墜焉鼠卽不見以至可憎之物而亦能爲人防患若此可恠也

貓之良者端坐默然而鼠自屏息識其氣也俗
言別貓者一辟二積三咬四食今併其食者不
可得矣長溪大金出良貓余常購之其價視它
方十倍黑質金睛非不矯然大也而不能捕一
鼠至其前而不能捉也此何異睢陽咋狐犬書
之以發一笑

天順間西域有貢貓者盛以金籠頓館驛中一
縉紳過之曰貓有何好而子貢之曰是不難知
也能斂數金與我乎如數與之使者結壇於城

中高處置貓其中翌日視之鼠以萬計皆伏死
壇下曰此貓一作威則十里內鼠盡死蓋貓主
也

京師內寺貴戚蓄貓瑩白肥大逾數十斤而不
捕鼠但親人耳蓄狗則取金絲毛而短足者蹴
跚地下蓋冗事貓矣而不吠盜此亦物之反常
爲妖者也

大倉中有巨鼠爲害歲久主計者欲除之募數
貓往皆反爲所噬一日從民家購得巨貓大如

狸縱之入遂聞咆哮聲二百夜始息開視則貓鼠俱死而鼠大於貓有半馬余謂貓鼠相持之際再遣一二往援當收全勝之功而乃坐視其困也主計者不知兵矣

鼠大有如牛者謂之鼯鼠爾雅謂之鼯舊說揚州有物度江而來形狀皆鼠而體如牛人莫能各有識者曰吾聞百斤之鼠不能敵十斤之貓盡試之乃求得一巨貓十餘斤者往鼠一見卽伏不敢動爲貓咋殺此亦鼠之一種不恒有者

也人云鼠食巴豆可重二十斤但未試耳

猗覺寮雜記云鷗白羽黑文胸頸皆青冠面足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云白鷗失素是未識鷗也然李白亦有白雪恥容顏之語豈相沿之誤耶朱子詩傳鶴身白頸尾黑然鶴之黑者非尾也乃兩翅之下翅斂則傳於後似尾耳此亦格物之一端也

凡魚之游皆逆水而上雖至細之鱗遇大水亦捨而上鳥之飛亦多逆風蓋逆則其鱗羽順順

而返逆矣。人之生於困苦而死於安樂，亦猶是也。陳後山談叢謂：魚春夏則逆流，秋冬則順流，當再考之。

孟子曰：緣木求魚，言木上必不得魚也。今嶺南有鯢魚，四足嘗緣木上，鮎魚亦能登竹杪以口銜葉。莊子曰：衆雌無雄而又奚卵？今雞鴨無雄亦自有卵，但不離耳。婦人亦有無人道而生子者，況物乎？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二物之不祥，從古已

息之矣。京師烏多而鵲少，宮禁之中早暮飛噪，千百爲羣，安在其爲不祥也。北方民間住宅有狐，惟者十常一二，而亦不其害人，久亦習之矣。鴉鳴俗云：主有凶事故。女子小人聞其聲必唾之，卽縉紳中亦有忌之者矣。夫使人預知有凶而慎言謹動，思慮預防，不亦吾之忠臣哉？乃人皆樂鵲而惡鴉，信乎逆耳之言難受也。

洞庭有神鴉，客帆過必飛噪求食，人以肉擲空中，哺之不敢捕也。楚人好鬼，羅願云：岳陽人以

兔爲地神無敢獵者又巴陵烏絕多無敢弋其語信矣

烏與鴉似有別其實一也南人以體純黑者爲反哺之烏而以白頸者爲鴉惡其不祥此亦不然古人烏鴉通用未有分者烏言其色也鴉象其聲也舊說烏性極壽三鹿死後能倒一松三松死後能倒一烏而世反惡之何也

貓頭鳥卽梟也閩人最忌之云是城隍攝魂使者城市屋上有梟夜鳴必主死喪然近山深林

中亦習聞之不復驗矣好事者伺其常鳴之所懸巨炮枝頭以長藥線引之夜然其線梟卽熟視良久炮震而隕地矣此物夜拾蚤蠅而晝不見丘山陰賊之性卽其形亦自可惡也古人以午日賜梟羹又標其首以木故標賊首謂之梟首

梟鴞鵂鴞鴞訓狐貓頭皆一物而異名種類繁多鬼車九首則惟楚黔有之世不恒見

世俗相傳謂倉庚求友以爲出於詩然詩但言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
鳴矣求其友聲初不指其何鳥也凡鳥雌雄相
呼朋類相喚者亦多矣不獨鶯也釋者以禽經
有鶯鳴嚶嚶之語遂以詩人爲味倉庚不知禽
經乃後人所撰正因詩之語而附會之耳豈可
引以證詩乎况楊雄羽獵賦有鴻鴈嚶嚶之句
可又指爲鴈乎而則賦矣世說文有鴈而書不
淮南子季秋之月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來賓
者以初秋先來者爲主而季秋後至者爲賓也

許叔重解以鴈來爲句而曰賓雀者老雀也棲
宿人家如賓客然崔豹古今注亦云雀一名嘉
賓必有所考今記於此

白鴟相視眸子不動而風化不必形交也鴟卽
鷂似鴈而善高飛昔人謂其吐而生子未必然
也又鷓鴣亦胎生從口吐出此屢見諸書者而
未親見之

鶻與隼皆鷲擊之鳥也然鶻取小鳥以煖足日
則縱之此鳥東行則是日不東往擊物西南北

亦然蓋其義也隼之擊物遇懷胎者輒放不殺
蓋其仁也至鷹則無所不噬矣故古人以酷吏
比蒼鷹也

鷹產於遼東渡海而至登萊其最神駿者能見
海中諸物輒撲水而死故中國之鷹不及高麗
產鷹其狀與隼不同而風俗亦不以為異也
教鷹者先縫其兩目仍布囊其頭閉空屋中以
草人臂之初必怒跳顛撲不肯立久而困憊始
集臂上度其餒甚以少肉啖之初不令飽又數

十日眼縫開始睽其翅而去囊焉囊去怒撲如
初又憊而馴乃以人代臂之如是者約四十九
日迺開戶縱之高飛半晌羣鳥皆伏無所得食
方以竹作雉形置肉其中出沒草間鷹見即奮
攫之遂徐收其繇焉習之既久然後出獵擒縱
無不如意矣

狡兔遇鷹來撲輒仰卧以足擘其爪而裂之鷹
即死惟鶻則不用爪而以翅擊之使翻便啄其
目而攫去又鷹遇石則不能撲兔見之輒依巖

石傍旋轉鷹無如之何則盤飛其上良久不去
人見而跡之兔可徒手捉得也

南京一勳貴家蓄獼猴甚馴既久輒戲其侍婢
主怒而欲殺之逃匿報恩寺塔頂出沒趨捷人
無如之何或教放鷹擊之猴見鷹至卽裂其爪
鷹反斃焉如是數四主怒甚募有能擊者予百
金一遼東人應募解縲縱鷹鷹形甚小至塔頂
盤飛良久瞥然遠逝不知所之萬眾相視罔測
良久乃從天際而下將至猴身乘其張目孰視

將毛羽一抖黃沙蔽天而下猴兩目昧不能開
一擊而墮地矣乃知向之遠去爲藏沙也物之
智如此主大喜厚賜之

有魚鷹者終日巡行水濱遇游沫木族悉啄之
又有信天翁者不能捕魚立沙灘上俟魚鷹所
得偶墜則拾食之昔人有詩云荷錢荷帶綠波
空唼鯉含鰖淺草中江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
死信天翁楊用脩丹鉛錄亦載此詩以爲蘭廷
瑞作也一云瀛水上有二鳥立不動者名信天

緣奔走不休者名謾畫

虎鷹能擒虎豹亦展沙眯其目虎畏之遠望輒
交首藏匿今北方鷺鳥如鷓者亦能搏麀鹿食
之驚則彌大能攫牛虎矣

鷹畏青鷓糞沾其身則肉爛毛脫獵時密跡其
後略指之即遠逝青鷓輒飛糞滅之長至數尺
如是再三糞漸微以至盡即為鷹擊矣物之以
智相制也

謝豹蟲也以羞死見人則以足覆面如羞狀是

蟲聞杜鵑聲則死故謂杜鵑亦曰謝豹而鵑啼
時得蝦曰謝豹蝦賣糞曰謝豹笄川又轉借以
為名其義愈遠矣一云蜀有謝氏子相思成疾
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因呼子規為謝豹未知
是否

羽族之巧過於人其為巢只以一口兩爪而結
束牢固其於人工大風拔木而巢終不傾也余
在吳興見雌雄兩鶴於府堂鴟吻上謀作巢既
無傍依又無枝葉木銜其上輒墜余家中其喘

笑之越旬日而巢成矣鶴身高六尺雌雄一
雙伏其中計寬廣當得丈餘雜木枯枝縱橫重
疊不知何以得膠固無恙此理之不可曉者
凡鳥將生雛然後雌雄營巢巢成而後遺卵伏
子及子長成飛去則空其巢不復用矣其平時
棲宿不在巢中也故有鵲巢而鳩居之者
閩大司徒馬恭敏公在山東日庭中有鶴雌雄
巢於樹杪無何生一雛雌雄常留一守巢其一
遠出覓食以爲常時方盛夏公常命吏卒謹護

之一白雄者出而不返旬餘無耗公嘆息以爲
遇害又數日雛鳴甚急視之則雄從南方飛來
將至巢長鳴一聲有樹一枝墜地紅實纍纍吏
人不識持以白公視之則荔支也計閩廣相距
五千餘里不憚跋涉而遠取之其愛至矣亟命
梯而送之巢中其雌雄環鳴不已若感謝云
鯢化爲鵬莊子寓言身鵬卽古鳳字也宋王對
楚王鳥有鳳而魚有鯢其言鳳皇上擊九千里
負青天而上正祖述莊子之言也鵠卽是鶴漢

黃鵠下建章而歌則曰黃鶴是也故戰國策說
士或言鵠或言鶴交互不一物同而音亦同也
此雖小事亦博物者所當知

景州進士田吉赴廷試日鵠巢其檣直至潞河
吉自負必得太魁後乃以傳文字罰殿一舉余
按吳孫權時封前太子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
有鵠巢其帆檣和故官僚聞之皆憂慘以爲檣
末傾危非久安之象後果不得死所其占正與
吉合惜無有以和事告之者

閩中稅監高宗常求異物於海舶以進御有番
雞高五尺許白色黑文狀如鬪雞但不聞其鳴
耳有白鸚鵡甚多又有黃者其頂上有冠如菜
筍狀番使云此最難得者

東方有魚焉如鯉六足有尾其名曰鯨南方有
鳥焉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鷖儻西方有
獸焉如鹿白尾馬足人手四角其名曰獲如北
方有民焉九首蛇身其名曰相繇中央有蛇焉
人面豺身鳥翼虵行其名曰化虵此五方之異

物也。林其鳥異數。其各四。其並。其五色。其鳴。若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落。而毳。忍寒。而號。若曰。得過。且過。其糞。如鐵。狀若凝脂。恒集一處。醫家謂之。五靈脂。是也。

古人有鬪鴨之戲。今家鴨豈解鬪耶。鬪雞則有之矣。江北有鬪鷓鴣。其鳥小而馴。出入懷袖。視鬪雞。又似近雅。吾閩莆中喜鬪魚。其色爛熳。喜鬪。纏繞終日。尾盡齧斷。不解此魚。吾郡亦有之。

俗名錢斗魚。蓄之盆中。諸魚無不為所齧者。故人皆惡之。而莆人乃珍重如許。良可怪也。

鷓雖小而馴。然最勇健。善鬪。食粟者。不過再鬪。食稔者。尤耿介。一鬪而決。故詩言鷓之奔奔。言其健也。此物至微。而上應列宿。有鷓火鷓首鷓尾等象。與朱雀玄武靈異之物同列。有不可解者。一云鳳鷓。火之禽。天文之鷓。蓋指鳳也。非鷓鷃之鷓。亦未知是否。

昔人以鬪荔支蠟房子魚紫菜為四美。蠟負石。

作房纒纒若山所謂蠔也不惟味佳亦有益於人其殼堪燒作灰殊勝石灰也子魚紫菜海濱常品不足爲奇尚未及遼東之海參鮑魚耳江珧柱惟福清莆中有之然余從來未識其味亦未見其形也大約海錯中惟蠔與西施舌稱最餘者不足啗也

閩有帶魚長丈餘無鱗而腥諸魚中最賤者獻客不以登俎然中人之家用油沃煎亦甚馨潔嘗有一監司因公事過午歸餒其道傍聞香氣

甚烈問何物左右以帶魚對立命往民家取已煎者至宅啖之大稱善且怒往者之不市也自是每飯必欲得之去閩數載猶思之不置人之嗜好無常如此吳江顧道行先生亦嗜閩所作帶魚鮓遇閩人輒索而閩人賤視此味常無以應之也

唐皮日休以鱖魚殼爲樽澁峰巖角內玄外黃謂之訶陵樽此亦好奇之甚矣閩人鱖殼山積土人以爲杓入沸湯中甚便不聞其可爲樽也

五藏經 卷九
卽虎螭龍蝦鸚鵡螺之屬亦不甚當於用耳
閩中蚌蚶大者如斗俗名曰蚌其螯至強能殺
入捕之者伸手石罅中爲其所鉗牢不可脫一
遇潮至便致淹沒卽至小者亦鉗人出血其肉
肥大於蟹而味不及也又有一種殼兩端銳而
螯長不螯俗名曰蠟陶穀清異錄已載之矣在
雲間名曰黃甲浙之海鹽齊之沂州皆有之又
有殼斑如虎頭形者曰虎螭它方之人多取爲
玩器而其味彌不及矣

北地珍鯨魚每枚二錢漢王莽啗鯨魚憑兀不
復睡後漢吳良爲郡吏不阿太守賜良鯨魚百
枚又南齊時有遺褚彥回二千枚者每枚直數
千錢則古人已重之矣鯨音撲入聲今人讀作
鮑非也韻譜云一名石決明一殼如笠其黏石上
閩中亦有之但差小耳

海參遼東海濱有之一名海男子其狀如男子
勢然淡菜之對也其性溫補足敵人參故曰海
參

吳越王宴陶穀蚌蠃至螭蚺六十餘種時閩爲
吳越所併大抵皆閩產也蝦自龍蝦至線蝦極
小者計亦不下二千餘種人之狗口腹迺至窮
極若此山東海濱水族亦繁而人不知取沿河
淺渚春夏間螺蚌蜆蛤甚多至饑荒時乃取之
而亦不知烹臠之法也使是物產閩廣間已無
唯類矣海豐產銀魚然須冬月上浮時爲風吹
成冰不能動然後土人琢冰取之春風至則逸
矣其取魚網釣之外無一物也

俗言鯉魚能化龍此未必然鯉性通靈能飛越
江湖如龍門之水險急于仞凡魚無能越者獨
鯉能登之故有成龍之說耳陶朱公養魚以六
畝地爲池求有子鯉魚長一尺者十六頭牡鯉
三尺者四頭內之期年之中可得魚七萬頭蓋
其性易育而又不相食故也又按許慎云鮪魚
三月溯河而上能度龍門之浪則化爲龍而不
言鯉也唐韻封山一名龍門山在封州大魚上
化爲龍上不得點額流血水爲之丹都無鯉魚

之文乃知俗說無稽

鮐即編也陽書所謂若食若不食者也然今之

編魚最易取常空羣而獲之宋張敬兒獻高帝

至一千八百頭豈古用釣而今用罟故有難易

耶

章昭春秋外傳注曰石首成駝駝鴨也吳地志

亦云石首魚至秋化為冠鳧今海濱石首至今

未聞有化鴨者書之以廣異聞

鯊魚重數百斤其大專車鋸牙鉤齒其力如虎

漁者投餌既中徐而牽之怒則復縱如此數次

俟至岸側少困共拽出木卽以利刃斷其首少

遲恐有掀騰之患故市肆者未嘗見其首余在

真州藥肆中見之猛獍猶怖人也按毛詩鱗鱗

常張口吹沙郭氏所謂吹沙小魚者則非今明廣之鯊魚也今鯊魚乃鱈類耳

鯤鵬數千里或莊生之寓言然崔豹古今注云

鯨鯢大者長千里則似實有之矣神異經謂東

海之太魚行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余家

海濱常見異魚一日有巨魚如山長數百尺乘

鮐魚

五雜俎 卷九
潮入港潮落不能自返檢刺沙際居民以巨木
柱其口割其肉至百餘石潮至復奮奮浮出不
知所之又有得巨魚脊骨爲白者今見在也若
非親見以語人人豈信乎宋高宗紹興間漳浦
海場有魚高數丈割其肉數百車至剡目乃覺
轉髮而旁艦皆覆近時劉參戎炳文過海洋於
亂礁上見一巨魚橫沙際數百人持斧移時僅
開一肋肉不甚美肉中刺骨亦長丈餘劉攜數
根歸以示人想皆此類耳

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鱖魚肥爾雅翼謂凡魚無
肚獨鱖魚有肚能嚼焦氏筆乘引此釋肥字義
亦似牽合凡魚之肥者固多也恐志和詩意亦
未便至此至於以鱖魚爲鮠魚又誤矣二魚余
皆見之太小形質實然不同何得混爲一耶
吳陳湖傍有巨潭中產老蚌其大如船一日張
其灘畔有浣衣婦以爲沉船也蹴之蚌閉口而
沒婦爲驚化嘗有龍來取其珠蚌與鬪二晝夜
風濤大作龍爪蚌於空中高數丈復墜竟無如

之何景泰七年冬河水盡合蚌自湖西南而出
冰皆摧破堆壅兩岸如積雪然以後遂不知所
之矣此蚌之類也爾雅曰蜃小者珧是以蜃為蚌屬羅願曰蜃大
蛤也故海中車螯亦有謂之蜃者然古人蛟蜃
同稱若蚌蛤屬皆能變化為人害陸佃埤雅云
蜃形如蛇而大腰以下鱗盡逆一曰狀似螭龍
有耳有角噓氣成樓臺然則蜃有二種而海市
蜃樓及許遜所誅慎郎者必非珧蛤明矣又雉

入大水為蜃雉本蛇所化晉武庫中雉飛而得
蛇蛻是也則其入水為蜃亦從其類耳而羅氏
以為蛤屬俱誤也

龜之為物文采靈異古人取之以配龍鳳然以
知吉凶之故不免有剝剔鑽灼之慘何不幸也
狐疑之人每事必卜焚骨棄板積若丘山此與
雞豚何異而聖人作事謀始乃忍於戕靈物之
命以千萬計必不其然古者太龜藏之府庫為
寶國有大事則告廟而卜焉世世用之臧氏所

謂三年而一兆者，是也。非一灼而遽棄之也。今龜卜南方不甚用之，而市肆所鬻敗龜板者，皆已灼之餘歲，不知其幾也。近一友人謂甲必生取者，始靈得龜，不卽殺之，以巨石墜其首而生剔其肉，寃慘之狀，令人不忍見。聞此，豈可施於神靈之物者？龜而有知，當銜冤報杖，其不告以吉凶，審矣。故卜可廢也。

龍蝦大者，重二斤餘，片鬚三尺餘，可爲杖。蚶大者，如斗，可爲香爐。蚌大者，如箕，此皆海濱人習見，不足爲異也。

嘉興天寧寺有蜈蚣，長七尺許，時出簷際，人間見之而不爲害。一日雷震，其後殿遂不復見。南京報恩寺塔頂有蜘蛛，大如斗，垂絲數百丈，直至南城樓後，亦爲雷所擊。俗云物大則有珠，故龍來取之，候官水西村民擊殺一蛇，其大異常，剝其皮，挂肉於柱，雷霆殷殷，達簷角不散，衆懼而棄之。野余謂此亦當有珠，故龍以雷至，惜村人無辨之者。

宋乾道間行都北闕有鮎魚色黑腹下出人手於兩傍各具五指

海粉乃龜鼈之屬腹中腸胃也以巨石壓其背則從口中吐粉吐盡而斃名曰海粉馬持齋者常誤食之

河豚最毒能殺人閩廣所產甚小然猶犬鳥鳶之屬食之無不立死者而三吳之人以爲珍品其脂名西施乳乃其肝尤美所忌血與子耳其子亦有食者少以鹽漬之用燕脂染不紅者卽

有毒紅者無毒可食一二烹時用傘遮蓋塵墜其中則殺人中毒者橄欖汁及蔗漿解之然千百中無一也

有客於吳者吳人招食河豚將行其妻孥忌之曰萬一中毒奈何曰主人厚意不可却且聞其味美也假不幸中毒便用糞汁及溺吐之何害既及席而市者以夜風不能得河豚也徒飲至夜大醉歸不知人問之瞠目不答妻孥怖曰是河豚毒矣急絞糞汁灌之良久酒醒見家人皇

皇問所以具對始知誤矣古人有一事無成而
虛咽一甌溺者不類是耶

東方朔客難云以管闖天以蠶測海蠶古螺字
也注以爲瓠瓢非是楊用脩引方言蠶字解之
愈僻而愈不通矣

殺龜割肉懸栢間見無人便自垂至地聞人聲
卽縮龜肉割盡而留腸屬於首數日不死烏搜
之反爲所囓南人無食之者乃子公以爲異味
何也廣陵沙岸上有水牛偃曝一龜大如席闖

出水際潛往牛所牛覺亟起環行出其後奮角
觸之龜卽翻身仰卧不能復起爲濱江人擊殺
之古有相傳水牛殺蛟當不虛也

儀真人有網而得龜者繫其足置豕圈中將烹
之入夜有虎入圈以爲豕也搏之爲龜所囓至
死不放手虎創甚而伏比明衆至格殺虎以龜爲
有功效之於江焉

龜鼈皆能魅人河東記載元長史事甚詳又唐
開元中燉煌李鶴過洞庭衄血沙上爲鼈所舐

遂化為鵲形與其家人赴任而鵲反被鷲禁制
水中如是數年遇葉法善問其故乃飛石往擊
其鷲鵲始得生故今舟行相戒不敢瀝血水中
雜劇載鯉魚精事與此相似

南人口食可謂不釋之甚嶺南蟻卵蝻蛇皆為
珍膳水雞蝦蟆其實一類聞有龍虱者飛水田
中與灶蟲分毫無別又有土笋者全類蚯蚓擴
而充之天下殆無不可食之物燕齊人食蠍
及蟹余行部至安丘一門人家取草蟲有子者

煤黃色入饌余詫之歸語從吏云此中珍品也
名軸子縉紳中尤雅嗜之然余終不敢食也則
蠻方有食毛蟲蜜唧者又何足恠

陸佃埤雅云蟬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
寸黃黑色甲下有翅能飛燒而噉之美於蟬也
據其形質卽是龍虱之類古人以為口食久矣
然蟬今人不聞有食者而古人食之又一新事
也

萬曆間京師市上有鳥大如鷓鴣毛色淺黃足

五指有細鱗如龜狀名曰沙雞云自塞外至者其味亦似山雉

余弱冠至燕市上無所有雞鵝羊豕之外得一魚以爲稀品矣越二十年魚蟹反賤於江南蛤蚧銀魚煙蚶黃甲鱉鱉滿市此亦風氣日南而北之證也

太內供御溷廁所用乃川中貢野蠶所吐成繭織以爲帛大僅如紙每供御用之後即便棄擲孝廟時一宮人取已用者澣濯縫紉爲簾帷

之屬一日上見問之具以對上曰知此殊可惜即勅以紙代之停所進貢逾年川中奏詔書到後野蠶比年不復吐繭村民有衣食於是者流離失所乃令進貢如初翌歲蠶復生矣固知惟正之供不偶然也

江南無蝗過江卽有之此理之不可曉者當其盛時飛蔽天日雖所至禾黍無復孑遺然間有留一土墳獨不食者界畔截然若有神焉然此人愚而惰故不肯捕之此蟲赴火如歸若積薪

燎原且焚且瘞百里之內可以立盡江南人收
成後多用火焚一番不准去穢草亦防此等種
類也

相傳蝗為魚子所化故當大水之歲魚遺于於
陸地翌歲不得水則變而為蝗矣雌雄既交一
生九十九子故種類日繁案史傳所載尚有螟
螽蠹蟻蝻賊等名雖云食心食苗各異同一種
耳酉陽雜俎云腹下有梵字首有王字又云部
吏侵漁百姓則蝗食穀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

身赤文吏也語雖荒唐可以警世

姚崇令姚若水捕蝗至數百萬石蝗患訖息今
之有司能設法捕除卽不能盡絕未必無少補
也况蝗不避人易於擒捉飛則千萬為羣可以
羅網夜以火取之尤易而坐視其縱橫莫之誰
何豈不哀哉

京師多蠹近來不甚復見惟山東平陰陽穀等
處最多遇其蟄時發巨石下動得數斗小民亦
有取以為膳者相傳為蠹螿者刃心痛問人曰吾

爲蠍螫柰何答曰尋愈矣便卽豁然若叫號則
愈痛一晝夜始止關中有天茄可治蠍毒余在
齊固安劉君養浩爲郡丞傳一膏藥方傳之痛
立止屢試神効

蠍雙尾者殺入余初捕得蠍輒斬其尾縱之後
以語人一客曰若斷尾復出卽成雙尾害不淺
矣後乃殺之

蠍孕子在背長則剖背出而母死此亦梟破窠
之類也

嶺南屋柱多爲蟲蠹入夜則齧聲刮刮通夕攪
人眠書籍蟬蛀尤甚故其地無百年之室無五
十年之書而蛇蟲虺蜴縱橫與人雜處蓋依稀
蠻獠之習矣

蚊蓋水蟲所化故近水處皆多自吳越至金陵
淮安一帶無不受其毒者而吳興高郵白門尤
甚蓋受百方之水以港無數故也李趙唐史補
稱江東有蚊母鳥湖州尤甚余在湖州蚊則多
矣不聞有鳥吐蚊也南中又有蚊子木實如批

把熟則裂而蚊出焉寒外又有蚊母草亦生蚊者鳥之吐蚊如蠅之糞蟲不足異也草木生蚊斯足異矣
京師多蠅齊晉多蠹三吳多蚊閩廣多虵虵蠹與蚊害人者也蠅最癡頑無毒牙利嘴而其攬人尤甚至于無處可避無物可辟且變芳馨為臭腐宛淨素為緇穢驅而復來死而復生比之讒人不亦宜乎
物之最小而可憎者蠅與鼠耳蠅以處鼠以黠

其害物則鼠過於蠅其擾人則蠅過於鼠世間若無此二種晝夜差得帖席矣譬之於人蠅則嗜利無恥舐痔吮癰之輩也鼠則舞文駟騷雄行奸命之徒也故防鼠難於防虎驅蠅難於驅蛇何者易之也

蠅雌者循行求食雄者常立不移足蟲交則雄負雌其勢在尾近背
上蜂及蜘蛛未有見其交者陰類多相賊也

江南有花地遍狀如小虵螫止殺人嶺南有夜

虎此其類也

江南山谷中有黑蜂大如螭螂能螫殺人俗云
七枚能殺一水牛楚詞云赤蟻若象玄蜂若壺
是也

山蜂螫人皆復引其芒去惟蜜蜂螫人芒入人
肉不可復出蜂亦尋死傳言尹吉甫後妻取蜂
去毒繫衣上以誘伯奇卽此也余在楚長沙見
蜜蜂皆無刺玩之掌上不能螫人與蠅無異又
可恠也

物之小而可愛者莫如蟻其占候似智其兼弱
似勇其呼類似仁其次序似義其不爽似信有
君臣之義焉兄弟之愛焉長幼之倫焉人之不
如蟻者多矣故淳于棼縱酒遺世而甘爲之壻
亦有激之言也

人有掘地得蟻城者街市屋宇樓堞門巷井然
有條唐五行志開成元年京城有蟻聚長五六
十步濶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可謂異矣
蜂亦有之

蟻有黃色者小而健與黑者鬪黑必敗僵屍蔽
野死者輒昇歸穴中喪亂之世戰骨如麻人不
及蟻多矣又有黑者長寸許最強螫人痛不可
忍亦有翼而飛者
結蟻轉丸以藏身未嘗不笑蟬之槁也蜘蛛垂
絲以求食未嘗不笑蠶之烹也然而清濁異致
仁暴殊科故君子寧饑而清無飽而濁寧成仁
而殺身無縱暴以苟活
蟬之為蟻娘也子子之為奴也不善變者也盲

鼠之為蝙蝠也田鼠之為鴛也善變者也雉之
為蜃也雀之為蛤也有情而之無情也腐草之
為螢也朽麥之為蛾也無情而之有情也

淮南子曰子子為蠅子子今雨水中小蟲也其
形短而屈羣浮水面見人則沉其行一曲一直
若無臂然故名之子無右臂也子無左臂也一
作子子音吉厥或作結蠖稍久則浮水上而為
蚊矣葛稚川曰蟻蠖之育於醯醋芝櫛之產於
枯木結蠖之滋於泥淤翠蘿之秀於松枝彼非

四時所創匠也言皆因物成形自無而有耳
天地間氣化形化各居其半人物六畜胎卵而
生者形化者也其它蚤蟲蟬蠹科斗軒魴之屬
皆無種而生既生之後抱形而繁卽殄滅罄盡
無何復出蓋陰陽氤氲之氣主於生育故一經
薰蒸醞釀自能成形蓋卽陰陽爲之父母也
水馬逆流水而躍水且奔流而步不移尺寸兒
童捕之輒四散奔迸惟嗜蠅以髮繫蠅餌之則
擒抱不脫鈞至案几而不知也

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謂負也子作也子也故人
以過房子爲螟蛉此語相沿至今然螺贏實非
取它物爲子也迺放卵窠中而殺小蟲以飼之
耳陶隱居爾雅注云蠨蛸銜泥竹壁及器物作
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上蜘蛛滿中塞之以
俟其子爲糧此語鑿鑿有據足破千古之誤且
詩但言螺贏負之未言其作已子也則揚子雲
類我之說誤之也

壁虱有越街而齧人者夷堅志載之詳矣閩中

有一獄中壁虱最多諸囚苦之每晴明搜求了
不可得一獄卒以昧爽出見市上有黑道如線
視之虱也從獄中出越大門過市西一賣餅家
壚下匿焉餅家父且致富卒乃白官發壚得數
斗燔殺之臭聞十數里自此獄中得麩而賣餅
家遂敗落矣壁虱闌中謂之木虱多杉木中所
生治者以麥藁燒灰水淋之而滅小蟲以燻之
江南壁虱多生木中惟延綏生土中遍地皆是
也入夜則緣床入幙啗人遍體成瘡雖徙至廣

庭懸床空中亦自空飛至南人至其地輒宛轉
呼號不可耐無計以除之也

治蚤者以桃葉煎湯澆之蚤盡死治頭虱者以
水銀揉髮中其大要在掃灑沐浴而已然人有
善生虱者雖日鮮衣名香終不絕俗傳久病者
忽無虱必死其氣冷也

書中蠹蛀無物可辟惟逐日翻閱而已置頓之
處要通風日而裝潢最忌糊漿厚裱之物宋書
多不蛀者以水裱也日曬火焙固佳然必須陰

冷而後可入筍若熱而藏之反滋蠹矣

蚺蛇大能吞鹿惟喜花草婦人山中有藤名蚺
蛇藤捕者簪花衣紅衣手藤以往蛇見輒凝立
不動卽以婦人衣蒙其首以藤縛之其膽護身
隨擊而聚若徒取膽者以竹擊其一處良久利
刀剖之膽節落矣膽去而蛇不傷仍可縱之後
有捕者蛇輒逞腹間創示人明其已被取也其
膽陰一粟於口雖拷掠百數終不死但性太寒
能萎陽道令人無子嘉禾沈司馬思孝廷杖時

有遺之者遂得不死而常以艱嗣爲慮越二十
餘年始得一子或云其氣已盡故耳

蛇油可合硃砂能令印色隱起不黤

蜈蚣長一尺以上則能飛龍畏之故常爲雷擊
一云龍欲取其珠也余親見人懸食器於空中
者去地七尺許一大蜈蚣盤旋窺伺無如之何
良久於地下作勢頭尾相就如變牙狀一奮擲
而亡卽入器中矣

三吳有鬪促織之戲然極無謂鬪之有場盛之

有器必大小相配，兩家審視數四，然後登場決賭。左右袒者各從其耦，其賭在高架之上，只爲首一人得見勝負，其爲耦者仰望而已。未得一寓目而輸，直至於千百不悔，甚可笑也。促織惟雌者有文來，能鳴健鬪，雄者反是以立。秋後取之飼，以黃豆糜至白露則夜鳴求耦。然後以雄者進，不當意輒咋殺之。次日又以二雄進，又皆咋殺之，則爲將軍矣。咋殺二雄則爲大將軍，持以決鬪，所向無前。又某家有太將軍，則

衆相戒莫敢與鬪，乃以厚價潛售它邑人。其太將軍鬪止，以股一踢之遠去尺許，無不糜爛。或當腰咬斷，不須鬪也。大將軍死以金棺盛之，將軍以銀瘞於原，得之所則次年復有此種，不則無矣。

促織與蜈蚣共穴者，必健而善鬪。吳中人多能辨之。小說載張廷芳者以鬪促織破其家，哭禱於玄壇神，夢神遣黑虎助之，遂獲一黑促織，所向無前。旬日之間所得倍其所失，此雖小事亦

可矣也。又黑蜂有化爲促織者，勇健異常，但不恒值耳。

嶺南多蛇人家，承塵屋雷蛇日夜穿其間而不齧人，人亦不懼也。聞有人面蛇者，知人姓名，日晝則伺行人於山谷中，呼其姓名應之，則夜至殺其人。然主家多蓄蜈蚣，蛇至近則蜈蚣籠中奮擲縱之，出逕往咋蛇，或曰子美詩薄俗防人面，蓋謂此也。

舊蒲能去蚤虱而來，鈴窮鈴窮者入耳之蟲也。

說者以爲蚰蜒然，蚰蜒蝸牛之屬，不能入耳郭。氏曰：蚰蜒大者如釵股，色正黃，其足無數如蜈蚣然，則今之蠼蟁也。蠼蟁周官作蜷蟁，能以溺射人，成瘡亦不聞有入耳者。吳人以蝸牛之無角者爲蚰蜒，則是水蛭馬蝗之屬，非蚰蜒也。物之傳訛者多。

蜻蛉飛好點水，非愛水也。遺卵也。水蠶化爲蜻蛉，蜻蛉相交還於水中，附物散卵，出復爲水蠶。水蠶復爲蜻蛉，交相化禪。無有窮已。淮南子曰：

水蠶爲物，兕齒爲蟹物之所爲，出於不意。
稽聖賦曰：蟻行以其背，蟪蛄鳴非其口。按山
海經有獸，以其尾飛，有鳥以其鬚飛，不獨龍以
角聽已也。

山東草間有小蟲，大僅如沙礫，啮人痒痛，見之
卽不可得，俗名拿不住。吾閩中亦有之，俗名沒
子，蓋鳥有之意也。視山東名爲佳矣。

浙中郡齋嘗有小蟲，似蟻而小如針，尾好緣
紙，窓間能以足敲紙作聲，靜聽之如滴水，然跡

之輒躍，此亦焦螟之類與。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蟲作聲，曰韓戶戶
未幾而韓謚誅。

蟲有應聲者在人腹中，有聲輒應，有消麵者，食
麵數斗立盡，有銷魚者，安數斗，鱠中鱠卽成水，
亦能銷人腹塊，有畏酒者，元載聞酒氣卽醉，醫
於其鼻尖挑一青蟲，謂爲酒魔，從此能飲，有名
匪哉者，冤氣所結，得酒則消，有名鞠通者，喜食
枯桐，尤嗜古墨，耳聾人置耳邊立効，有名脉望

者鱓魚二食神仙字所化有名度古者能食鮓
鯉而温會江州所嗜漁人背者大如黃葉眼遍
其上一眼一釘竟不識其何蟲也

物作人言余於文海披沙中詳載之矣今又得
數事姑記於此揚州蘇隱夜牀聞數人念阿房
宮賦聲急而小視之虱也其大如豆迺殺之唐
天寶間當塗民劉成李暉以巨舫載魚有大魚
呼阿彌陀佛俄而萬魚俱呼其聲動地明弘治
間慶陽天雨石子大如鵝卵小如雞頭皆作人
言

五雜俎卷之十

物部二

陳留謝肇淛著

松栢後凋松栢未嘗不凋也但於衆木爲後耳
凡木皆以冬落葉至春而後發葉松栢獨以春
抽新葉旣長而後舊葉黃落今南中花木有不
易葉者皆然也迺知聖人下字不苟如此

王荆公字說云松栢爲羣木之長故松從公猶
公也栢從白猶伯也此說雖近有理然實穿鑿

松柏之字直諧聲耳五等之封始於三代而松柏之字製於倉頡寧預知後世有公伯之爵耶且松字古作案从公者後世省文也卽且至微而從公猶徂至劣而從侯豈亦以蟲之長乎槐者虛星之精晝合夜開故其字從鬼然周禮外朝之法面三槐爲三公之位王荆公解槐黃中懷其美故三公位之吳草廬注云槐懷也可以懷遠人也春秋元命包云槐之言歸也古者樹槐聽訟其下使情歸實也然則槐之從鬼或

爲歸耳

洪武間出內府所藏桃核示詞臣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漢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宋學士有蟠桃核賦宇宙之間固何所不有但謂西王母賜漢武者則妄誕無疑此必宣和間黃冠僞爲之以媚道君者耳王黼盛時廣求異物有以桃核半枚獻者中容米三四斗卽此類耳吾聞荔枝木有人僞作桃核刻之者歲久亂真殆無以辨此亦不可不知也

曲阜孔林有楷木相傳子貢手植者其樹十餘
圍今已枯死其遺種延生甚蕃其芽香苦可烹
以代茗亦可乾而茹之其木可爲笏枕及棋枰
云敲之聲其響而不裂故宜棋也枕之無惡夢
故宜枕也此木殊方不可知以余所經他處未
有見之者亦聖賢之遺跡也而守土之官日逐
採伐製器以充餽遺今其所存寥寥反不及商
丘之木以不才終天年不亦可恨之甚哉
余在嶧山見禹時孤桐於曲阜見孔子手植檜

及子貢手植楷木於闕雪峰見唐時枯木菴而
枯木菴質紋形色政與嶧陽孤桐相類色如黃
金而皮作斷紋不問知爲數千物也一處寺僧
守護甚嚴故至今無恙楷木已朽腐斷折獨留
根幹丈餘檜非聖人手植者乃其遺種也經金
兵火廟宇樹木盡爲煨燼而檜復挺一枝於東
廡間經今又三四百年矣不生不滅孑然獨聳
數十年間輒一發生且其紋左旋而上無傍枝
此爲異耳按孔林十里中雲木參天上無鳥巢

無鴉聲下無荆棘蒺藜刺入之草聖人生前不語恠乃身後著靈異若此豈亦以神道設教耶抑或有地靈呵護之也

孔廟中檜歷周秦漢晉幾千年至懷帝永嘉三年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孫守之不敢動至隋恭帝義寧元年復生生五十一年至唐高宗乾封二年再枯枯三百七十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復榮至金宣宗貞祐二年兵火摧折無復了遺後八十二年為元世祖三十一年故根復

發於東廡頽址之間遂日茂盛翠色葱然至我太祖洪武二年己巳凡九十六年其高三丈有奇圍四尺許至弘治己未為火所焚今雖無枝葉而首幹挺然不朽不摧生意隱隱未嘗枯也聖人手澤其盛衰關於天地氣運此豈尋常可得思議乎

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癭瘤一夕遇暴雷驟雨其贅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此亦樟柳神之類也一云取不以

法則能化去故曰老楓化爲羽人政謂此耳
建寧行都司有豫章木其中空可設數席余在
福寧龍泉菴後有榕木其中亦可盤坐五六人
枝梢寄生大可數十圍方廣巖有木自深坑出
直至巖頂寺僧自巖垂組緹下度之得三十丈
云而幹不甚巨半巖視之殊不覺其長也
宋時寢殿巨材謂之模枋模枋者人立其兩旁
不相見但以手摸之而已今之皇木徑亦逾丈
其最中爲棟者每莖價近萬金而昇拽之費不

與焉然川貴箐峒中亦不易得也

嘗見採皇木者言深山窮谷之中人跡不到有
洪荒時樹木但荒穢險絕毒蛇驚獸出入山中
蜘蛛大如車輪垂絲如組罽虎豹食之采者以
天子之命諭祭山神縱火焚林然後敢入其
非王命而入者不惟橫罹患害卽求之終在木
得一佳木也

榕木惟閩廣有之而晉安城中最多故謂之榕
城亦曰榕海云其木最易長折枝倒埋之二年

之外便可合抱柯葉扶疎上參雲表大者蔽虧
百畝老根蟠拳如石焉木理邪而不堅易於朽
腐十圍以上其中多空此莊子所謂以不才終
天年者也閩人方言亦謂之松按松字士作案
則亦與榕通用矣

閩人作室必用杉木器用必用榆木棺槨必用
楠木北人不盡爾也桑柳槐松之類南人無用
之者北人皆不擇而取之故棟梁多曲而不直
什物多竅而不緻坐是故耳榿楠豫章自古稱

之而柟木生楚蜀者深山窮谷不知年歲百丈
之幹半埋沙土故截以爲棺謂之沙板佳者解
之中有文理堅如鐵石試之者以暑月作合盛
生肉經數宿啓之色不變也然一棺之直皆自
金以上矣夫葬欲其速朽也今乃以不朽爲貴
使骨肉不得復歸於土魂魄安乎或以木之佳
者水不能腐蟻不能穴故爲貴耳然終俗人之
見也

木之有癭乃木之病也而後人乃取其癭瘤而

礪者截以爲器蓋有癭而後有旋文磨而光之亦自可觀但有南癭北癭之異南癭多楓北癭多榆南癭蟠屈秀特北癭則取其巨而多盛而已余在燕市中見癭杯有大如斗者後在一宗室見以癭木爲浴盆此以大爲貴也南方磊塊百狀或有自然耳可執小僅如雞子者此以小爲貴也政如北人賣大葫蘆種謂可以爲舟而南人乃取如栗大者爲扇墜人之好尚不同如此按劉子云榲楠鬱蹙以成縹錦之瘤則癭木之見重自古然矣

夫子稱松柏後凋蓋中原之地無不凋之木也若江南樹木花卉凌冬不凋者多矣如荔支龍目桂檜榕栝山茶之屬皆經霜逾翠蓋亦其性耐寒非南方不寒也至於蘭菊水仙皆草本萎茶當隕霜殺菽萬木黃落之時而色澤益媚非性使然耶

俗言松三粒五粒段成式云粒當作鬣然亦不知五鬣何義又云五鬣松皮不鱗今山中松未

見有不鱗者段又云欲松不長以石抵其直下
便不必千年方偃然亦不盡然也凡松髡其頂
則不復長旁榦四出久即偃地矣京師報國寺
有松七八株高不過丈許其頂甚平而枝榦旁
出至十餘丈者數百莖夭矯如游龍然寺僧恐
其折每一榦以一木支之加丹堊焉好事者攜
酒上其頂盤踞羣坐此亦生平所未嘗見也水

燕談載亳州法相寺矮檜亦類此

三衢爛柯山中有數松盤拏蹙縮形勢殊詭余

嘗過之歎其生於荒僻無能賞者又十數武石
碣表於道周太書曰戰龍松朱晦翁筆也追思
往歲過羅源山路傍有石巖下覆古樹虬枝蒼
蔚其上坐而樂之徘徊土際得一石刻曰才翁
所賞樹石蓋蘇公爲福守時所書也乃知古人
識鑒其先得我心若此而必鐫題以表之則今
人不能亦不暇也

南昌翊聖觀有一松相去五尺合爲一榦名爲
義松余在福寧南峰菴見一榕樹亦然作門出

入其實非榦也乃根耳根初在土中後入土愈深土落而根出怒卷如樛枝焉土漸低則根漸高而成榦矣今人有僞作連理樹者皆用此也若以此松爲義它木盡負心耶

嵩山嵩陽觀有古柏一株五人聯手抱之圍始合下二石刻曰漢武帝封大將軍人但知秦皇之封松而不知漢武之封柏也又唐武后亦封栢五品大夫人言曰栢頭公不知爲何等物北人於居室前後多植槐柳之類南人卽不爾

而閩人尤忌之按桑道茂云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蕃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今人忌之以此然術士之談何足信也土必膏沃而後草木蕃豈有木盛土衰之理乎

涿州之涑水道中有大桑樹高十餘丈蔭百畝云卽昭烈舍前之桑也自漢及今千五百年矣而扶疎如故且其樞視常桑倍大士人珍之以相餽遺云余按蕭道成所住宅亦有桑樹高二丈許狀如車蓋道成好戲其下兗敬宗謂之曰

此樹爲汝生也。今宅旣灰滅而桑之有無亦無人能知之者。信乎在人不在物也。

古人墓樹多植梧楸。南人多種松柏。北人多種白楊。白楊卽青楊也。其樹皮白如梧桐葉似冬青。微風擊之輒淅瀝有聲。故古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余一日宿鄒縣驛館中。甫就枕卽聞雨聲。竟夕不絕。待兒曰病矣。余訝之曰豈有竟夜雨而無聲溜者。質明視之乃青楊樹也。南方絕無此樹。

白楊全不類楊。亦如水松之非松類也。李文饒有柳栢賦。似是栢名。而柳其葉者。未審何木。今園中有一種柳。其葉如松。而垂長數尺。其幹亦與柳不類。俗名爲御柳。夫詩人之咏御柳。不過禁御中柳耳。此則別是一種。而強名之者也。梓也。檟也。椅也。楸也。豫章也。一木而數名者也。蓮也。荷也。芙蓉也。蘭蓍也。芙蓉也。一花而數名者也。

楓棗二木。皆能通神靈。卜卦者多取爲式。無式

局以楓木爲上棗心爲下所謂楓夫棗地是也
靈棋經法須用雷劈棗木爲之則尤神驗兵法
曰楓夫棗地置之槽則馬駭置之轍則車覆其
異如此蓋神之所棲亦猶鬼之棲樟柳根也
楚中有萬年松長一吋許葉似側柏藏篋筭筒中
或夾冊子內經歲不粘取置沙土中以水澆之
俄頃復活不知其所從出或云是老苔變成者
然苔無莖無根而彼莖亦如松柏有根鬚數條
未必是是否也

燕齊人採椿芽食之以當蔬亦有點茶者其初
茁時甚珍之既老則茹而蓄之南人有食而吐
者然椿有香臭一種臭者士人以湯淪而瀉之
亦可食也考之圖經踈而臭者乃樛身蓋一木
甚相類但以氣味別之今人不復識認槩呼爲
椿也

木蘭去皮而不死紫薇搔其皮則樹皆搖動
樺木似山桃其皮軟而中空若敗絮焉故取以
貼于便於握也又可以代燭余在青州持官炬

者皆以鐵籠盛樺皮燒之易燃而無烟也亦可
以覆菴舍一云取其脂焚之能辟鬼魅
竹譜曰竹之類六十有一余在汪南日之所見
者已不下二十種矣毛竹最鉅支提武夷中有
大如斗者大姥玉壺菴竹生深坑中乃與崖上
松栝齊稍誌高二十餘丈其最奇者有人面竹
其節紋一覆一仰如畫人面然又有黃金間碧
玉竹其節一黃一碧正直如界然有歲竹見雪
峰語錄今雪峰有之其它不可殫紀也

栽竹無時雨過便移須留宿土記取南枝此妙
訣也俗說五月十三爲竹醉日不特此也正月
十一日一月二月三月直至十一月十二月
皆可栽太要掘土欲廣不傷其根多砍枝梢使
風不搖雨後移之土濕易活無不成者而暑月
尤宜蓋土膏潤而雨澤多也

宋葉夢得善種竹一日遇王份秀才曰竹在肥
地雖美不如瘠地之竹或巖谷自生者其質堅
實斷之如金石夢得歸而驗之果信余謂不獨

竹爲然凡梅桂蘭蕙之屬人家極力培養終不
及山間自生者蓋受日月之精得風霜之氣不
近烟火城市自與清香逸態相宜故富貴參養
之人其筋骨常脆於貧賤人也

栽花竹根下須撒穀種升許蓋欲引其生氣穀
苗出土則根行矣

竹太盛密則宜芟之不然則開花而逾年盡死
亦猶人之羸瘦也此余所親見者後閱避暑錄
亦載此凡遇其開花急盡伐去但留其根至明

春則復發矣

廣南多巨竹剖其半一俯一仰可以代瓦桂海
虞衡志載徭人以大竹爲釜金物熟而竹不灼少
室山竹堪爲甕說山海經舜林中竹一節可爲船
蓋不獨爲椽已也

高潘州有踈節之竹六尺而一節黎母山有丈
節之竹臨賀有十抱之竹南荒有芾竹其長百
丈雲母竹一節可爲船永昌有漢竹一節受一
斛羅浮巨竹圍二十尺有二十九節節長一丈

此君巨麗之觀一至於此

篇竹細竹也長數尺許其筍冬夏生可食近日

黃白仲詩有篇竹為椽之語誤矣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竹自竹箭自箭及

二物也異物志箭竹細小勁實可為箭故名之

而竹之用多又不獨為箭也

移花木江南多用臘月因其歸根不知搖動也

洛陽花木記則謂秋社後九月以前栽之蓋過

此返寒亦地氣不同耳獨竹於盛暑烈日中移

得其法無不成長蓋其堅貞之性不獨耐寒亦

足敵暑如有德之士貧賤不移富貴不淫也

竹名妬母後筍之生必高前筍竹初出土時極

難長累旬不盈尺逮至五六尺時潛記其處一

夜輒尺許矣

武夷城高巖寺後有竹本出土尺許分兩岐直

上此亦從來未見之種按宋史五行志天禧間

太平興國寺亦有此而大中祥符間黃州江陵

武岡晉原諸處且以祥瑞稱賀矣按陶穀清異錄載洲中有

天親竹皆雙
岐自是一種

芝蘭生於空谷不以無人而不香然芝實無香也蘭閩中最多其於深山無人跡處掘得之者爲山蘭其香視家蘭爲甚人家所種紫莖綠葉花簇簇然若謂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爲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爲蕙則今之所種皆蕙耳而亦恐未必然也卽山谷中絕香之蘭未見有一幹一花者吾閩蘭之種類不一有風蘭者根不着土叢蟠木石之上取而懸之簷際時爲風

吹則愈茂盛其葉花與家蘭全無異也有歲蘭花同而葉稍異其開必以歲首故名其它又有鶴蘭米蘭朱蘭木蘭春蘭玉蘭則另各一種徒冒其名耳

蘭最難種太密則瘦太疎則枯太肥則少花太瘦則漸萎太燥則葉焦太濕則根朽久雨則腐久曬則病好風而畏霜好動而惡潔根多則欲副葉茂則欲分根下須得灰糞亂髮實之以防蟲蚓清晨須用櫛髮油垢之手摩弄之得婦人

手尤佳故俗謂蘭好淫也須置通風之所竹下
池邊稍見日影而不受霜侵始不夭札故北方
人以重價購得之百計不能全活亦其性然耳
古者女子佩蘭故內則曰婦或賜之蘭則受而
獻諸舅姑燕姑夢天與已蘭文公遂與之蘭而
御之淮南子曰男子植蘭美而不芳情不相與
往來也則蘭之宜於婦人其來久矣
古人於花卉似不着意詩人所咏者不過芙蓉
卷耳蘋蘩之屬其於桃李棠棣芍藥茵蕒間一

及之至如梅桂則但取以爲調和滋味之具初
不及其清香也豈當時西北中原無此二物而
所用者皆其乾與實耶周禮邊人八邊乾蓀與
焉蓀卽梅也生於蜀者謂之蓀商書若和羹汝
作鹽梅則今烏梅之類是也可見古人卽生青
梅未得見也况其花乎然召南有標梅之咏今
河南關中梅甚少也桂蓄於盆盎有間從南方
至者但用之入藥未聞有和肉者而古人以薑
桂和五味莊子曰桂可食故伐之豈不冤哉然

余宦西北十餘年卽生薑芽亦不數見也

良暗香疎影之句爲梅傳神而後高人墨客相繼吟賞不置然翫華而忘實政與古人意見相反閩浙三吳之間梅花相望有十餘里不絕者然皆俗人種之以售其實耳花時苦寒凌風雪於山谷間豈俗子可能哉故種者未必賞賞者未必種與它花卉不同也

菊於經不經見獨離騷有餐秋菊之落英然不落而謂之落也不賞翫而徒以供餐也則尚未

爲菊之知己也卽芍藥古人亦以調食使今人爲之亦大殺風景矣

秦詩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毛氏注以爲駮馬此固無害於義但木中原有六駮其皮青白遠望之如獸焉見崔豹古今注且詩下章山有苞棣隰有樹檉據其文意似皆指草木也故陸機不從毛氏之說雖詩人未必拘拘若此但以爲木則相屬以爲獸則相遠且止言駮足矣何必六也鄭詩山有喬松隰有游龍龍亦草名古人之

言往往出奇若此又豈得指爲游戲之龍乎又
宋時里語曰斫檀不諦得莢遂莢遂尚可得駁
馬莢遂與六駁木相似言伐檀而誤得莢遂得
莢遂而悞以爲駁得駁而悞以爲駁馬其去本
來愈遠矣此見羅願爾雅翼爲拈出之

橘渡淮而北則化爲枳故禹貢揚州厥包橘柚
錫貢蓋以其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也然柚似
橘而大其味甚酸與橘懸絕乃得附橘著名幸
矣廣志曰成都有柚大如斗今閩廣有一種如

瓜者方言謂之拋蓋其蒂最牢任風拋擲而不
墜也其色味彌劣矣

拋花白色似玉蘭其香酷烈諸花無與敵者壬
子上巳余與喻正之郡守禊飲郊外十里之中
異香逆鼻諸君詫以爲奇余笑謂此柚花也形
質旣粗色味復劣故雖有奇香無賞之者衆采
而遮鼻之果然夫香壓衆花而名不出里閭余
至忤尚爲此君扼腕也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此寄興之言耳萱草豈能

忘憂而詩之所謂諉草又豈今之萱草哉羅氏
曰諉忘也婦人因君子行役思之不置故言安
得善忘之草樹之使我漠然而無所思哉然而
必不可得也使果為萱草何地無之而乃有安
得之歎耶凡詩之言安得者皆不可得而設或
擬託之詞也後人以萱與諉同音遂以忘憂名
之此蓋漢儒傳會之語後人習之而不覺其非
也萱草一名鹿葱一名宜男然鹿葱晏元獻已
辨其非矣宜男自漢相傳至今未見其有明驗

也

古人於瓜極重大戴禮夏小正五月乃瓜八月
剥瓜豳風七月食瓜小雅中由有廬疆場有瓜
是剥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今人
醃瓜為菹不可以享下賓而况祭祖考乎但古
人之瓜亦多種類非今之西瓜也西瓜自宋洪
皓始攜歸中國自此而外有木瓜王瓜金瓜甜
瓜廣志所載又有烏瓜魚瓜蜜筍瓜等十餘種
不知古人所云食瓜的是何種今人西瓜之外

無有薦賓客會食者漢陰貴人夢食燉煌瓜其
美燉煌西羌地也豈此時西瓜已有傳入中國
者但不得其種耶今時諸瓜其色澤香味豈復
有出西瓜之上者始信邵平五色浪得名耳
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副析也旣削之
又四析之而巾覆焉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華
中裂之不四析也爲大夫累之累裸也謂不以
巾覆也士壹之謂不中裂但橫斷去壹而已庶
人斲之不橫斷也古人以一瓜之微乃極其瑣

屑若是旣菹以祭便欲壽考受祐而食之之法
又各有等限使不踰越不知何意以此爲訓宜
乎曹孟德有進一瓜而斬二妾之事也

匏亦瓜之類也與瓠一種而有甘苦之異甘者
爲瓠詩所謂幡幡瓠葉是也苦者爲匏不可食
但可用以渡水而已詩所謂匏有苦葉濟有深
涉是也故夫子謂子路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
而不食言但可翫而不可食也注者乃以繫於
一處而不能飲食解之則凡草木之類皆然何

必匏瓜此大可笑也然匏瓠古亦通用廣雅曰
匏瓠也惠子謂莊子魏王貽我五石之瓠則亦
匏也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則亦瓠也今
人以長而曲者爲瓠短項而大腹者爲葫蘆卽
匏也亦謂之壺爾風八月斷壺鴉冠子中流失
船一壺千金是也然則壺嫩而甘者亦可食老
而苦者古人皆用以渡水今人則用以盛水而
已與瓠形質旣殊其熟瓠先而匏後而古人通
用之者原一種也陸佃埤雅斷以爲二種固亦
無害乃釋匏而又釋壺與瓠

爲二
誤矣

余於市場戲劇中見葫蘆多有方者又有突起
成字爲一首詩者蓋生時板夾使然不足異也
最後於閩中見一葫蘆甚長而拗其頸結之若
繩狀此物甚脆而蔓係於樹腹又甚大不知何
以能結之也或云以燒酒沃之則軟而可結山
東亦嘗見之但長頸者另有一種耳
南州異物志載蕉有二種最甘好者爲羊角蕉
其一如雞卵其一如藕子此皆芭蕉耳今閩廣
蕉尚有數種有美人蕉樹葉皆似芭蕉而稍小

五
開花殷紅鮮麗十葉如槌經數月不凋謝槌置
瓶中以水漬之亦可經一兩月也此蕉最佳書
齋中多植之有鳳尾蕉其本麓巨葉長四五尺
密比如魚刺然高者亦丈餘又有番蕉似鳳尾
而小相傳從流求來者云種之能辟火患
美人蕉華而不實吳越中無此種顧道行先生
移數本至家園植之花時賓朋親識賞者如雲
以爲從來未始見也先生喜甚以美蕉名其軒
今復二十餘年不知何如耳番蕉云是水精故

能辟火將枯時以鐵屑糞之或以鐵丁釘其根
則復活蓋金能生水也物性之奇有如此者植
盆中不甚長一年纔落一葉計長不能以寸
也亦不甚作花余家畜一本三十年中僅見兩
度花耳花亦似芭蕉而色黃不實

歷考史傳所載果木如所云都念猪肉子猩猩
果人面樹者今皆不可得見而今之果木又多
出於紀載之外者豈古今風氣不同或昔有而
今無或未顯於昔而蕃衍於今也今閩中有無

花果清香而味亦佳此卽倦遊錄所謂木饅頭者又有一種甚似阜筴而實若蒸栗土人謂之肥阜果或云卽菩提果至於佛手柑羅漢果之類皆不見紀載而山谷中可充口實而人不及知者益多矣

牡丹自唐以前無有稱賞僅謝康樂集中有竹間水際多牡丹之語此是花王第一知己也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之詩子華北齊人與靈運稍相後段成式謂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

初不說牡丹而海山記迺言煬帝闢地爲西苑易州進二十相牡丹有赭紅頰紅飛來紅等名何其妄也自唐高宗後苑賞雙頭牡丹至開元始漸貴重矣然牡丹原止呼木芍藥芍藥之名著於風人吟咏而牡丹以其相類依之得名亦猶木芙蓉之依芙蓉爲名耳蓋古之重芍藥亦初不賞其花但以爲調和滋味之具而牡丹不適於口故無稱耳今藥中有牡丹皮然惟山中單辦赤色五月結子者堪用場圃所植不入藥

也

牡丹自閩以北處處有之而山東河南尤多埤雅云丹延以西及褒斜道中與荆棘無別土人皆伐以爲薪未知果否也余過漢州曹南一路百里之中香氣逆鼻蓋家家園畦中俱植之若蔬菜然縉紳朱門高宅空鎖其中自開自落而已然北地種無高大者長僅三尺而止余在嘉興吳江所見迺有丈餘者開花至二五自采北方未嘗見也此花唐宋之時莫盛於洛陽今則

徒多而無奇豈亦氣運有時而盛衰耶

牡丹各花俱有獨正黃者不可得不知當時姚氏之種何以便絕今天下粉白者最多紫者次之正紅者亦難得矣亦有墨色者須萌芽時以墨水澆其根比開花作蔚藍色尤奇也王敬美先生在關中時秦藩有黃牡丹盛開宴客敬美甚詫以重價購一本攜歸至來年開花則仍白色耳始知秦藩亦以黃梔水澆其根幻爲之以欺人也

牡丹芍藥之不入閩亦如荔枝龍眼之不過浙也此二者政足相當近來閩中好事者多方致之一一年間亦開花如常但微覺瘦小過二年不復生又數年則萎矣然北方茉莉經冬即死而茉莉不絕者致之多也閩人苟不惜貨力三年一致之何患無牡丹哉

閩中有蜀茶一種足敵牡丹其樹似山茶而大高者丈餘花大亦如牡丹而色皆正紅其開以三二月照耀園林至不可正視所恨者香稍不

及耳然牡丹香亦太濃故不免有富貴相蜀茶色亦太艷政似清華宮肥婢不及昭陽掌上舞人也

世之味牡丹者亦自獎借太過如云國色天香猶可至謂芍藥為近侍芙蓉避芳塵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恐牡丹未敢便承當也牡丹豐艷有餘而風韻微乏幽不及蘭骨不及梅清不及海棠媚不及茶醞而世輒以花之王者富貴氣色易以動人故也芍藥雖草本而

一種妖媚丰神殊出牡丹之右譬之名姬嬌婢侍君夫人之側恐有識者消魂不在彼而在此不知世有同余好不

揚州瓊花種既不傳論者紛紛楊用脩以爲卽梳子花何言之太易也齊東野語言絕類聚八仙但色微黃而香此與梳子有何干涉七脩類彙謂不但瓊花不傳卽聚八仙亦不知何似而以繡裘花當之余謂郎仁寶與楊用脩皆因不識聚八仙故遂妄模瓊花耳余在濮州蘇觀察

園中見有花如茉莉而八朵爲一簇問其人曰聚八仙也因之始識聚八仙而瓊花旣云絕類則亦必八朵相簇若以爲梳子則僅八之一以爲繡裘則太繁密與聚八仙愈不相類但當時旣云天下皆無獨揚州一株則必天生另一奇種而後人取其孫枝移接他樹安能如其故物而必求目前常有之花以實之宜乎說之益混也

瑞香原名睡香相傳廬山一比丘僧晝寢山石

下夢寐之中但聞異香酷烈覺而尋之因得此
花故名睡香後好事者竒其事以爲祥瑞迺改
爲瑞余謂山谷之中竒卉異花城市所不及知
者何限而山中人亦不知賞之三吳最重玉蘭
金陵天界寺及虎丘有之每開時以爲竒翫而
支提大姥道中彌山滿谷一望無際酷烈之氣
衝人頭眩又延平山中古桂夾道上參雲漢花
墜狼藉地上入土數尺固知荆山之人以玉抵
鵲良不誣也

子美於蜀不賦海棠此未必有別意亦偶不及
之耳且詩中花譜不及之者亦多何獨海棠也
自鄭谷有子美無情爲發揚之語而宋人動以
爲口實至謂子美母名海棠者不知出於何書
亦可謂穿鑿之甚矣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舜木槿也朝開幕落婦
人容色之易衰若此詩之寄興微而婉矣然花
之朝開幕落者不獨槿花如蜀葵茉莉木芙蓉
棗花皆然而銀杏花一開卽落又速於木槿也

但木槿色稍艷耳

本草綱目謂菊春生夏茂秋華冬實然菊何嘗有實此與離騷落英同誤矣牡丹與桂間有實者牡丹實可種而桂不可種也竹有花者而未見其實然竹花踰年卽死謂之竹米此乃竹之疫非花也楊用脩謂餘干有竹實大如雞子此者語多杜撰吾未敢信

世傳黃楊無火入水不流此未之試或不盡然也物皆易長而此木最難長故有死閨之說言

閨年則縮入土此說亦未必然但狀其不長耳金陵僧寺齋前多植爲玩往往遊處二三十餘年而不能高咫尺者柔嫩如故不但不長亦不老也

白蓉可以血玉嘉榮之草服者不寔血玉者染玉使作血色也不寔者令人不畏雷寔也此二語甚奇

拾遺記載紫泥菱莖如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上實沉泥中食之不老今趙州寧晉縣有石蓮

子皆埋土中不知年代居民掘土往往得之有
數斛者其狀如鐵石而肉芳香不粘投水中即
生蓮葉食之令人輕身延年已瀉痢諸疾今醫
家不察乃以番蓮子代之苦澀腥氣嚼之令人
嘔逆豈能補益乎

古人重口實故梅被橫差調羹芍藥杏桂屈作
醬酪自唐而後稍稍爲花神吐氣矣然徒賞其
華而不知究其用古人所以忘秋實之歎也傳
記所載盧懷慎作竹粉湯蘭先生作蘭香粥劉

禹錫作菊苗羹今人有以玫瑰茶薇牡丹諸花
片密漬而啖之者芙蓉可作粥亦可作湯閩建
陽人多取蘭花以少鹽水漬三四宿取出洗之
以點茶絕不俗又菊蕊將綻時以蠟塗其口俟
過時摘以入湯則蠟化而花苗馨香酷烈尤奇
品也但蘭根食之能殺人不可不慎

司馬溫公有晚食菊羹詩來擲授厨人烹淪調
甘酸毋令薑桂多失彼真味完古今餐菊者多
生咀之或以點茶耳未聞有爲羹者亦不知公

王右軍集 卷十 五
所羹者花耶葉耶今人有采菊葉煎麵餅食之者其味香尤勝枸杞餅也

月令曰菊有黃華黃者天地之正色也凡香皆不以色名而獨菊以黃花名亦以其當搖落之候而獨得造化之正也然世人好奇每以緋者墨者白者紫者爲貴至於黃則尋常視之矣菊種類最多其知名者不下三十餘種其栽培之方亦甚費力余在復州見好事家菊花有長八尺者花巨如盃後爲吳興司理偶得佳種自課

植之芟其繁枝去其旁蕪只留二四頭洎秋亦高七尺許大亦如之過此不能常在宅中即有其種不復長矣庚戌秋在京師始習見以爲常莖貴戚之家善於培植故也

人生看花情景和暢窮極身且百年之中能有幾時余憶司理東郡時在曹南一諸生家觀牡丹園可五十餘畝花遍其中其樹之外幾無尺寸隙地一望雲錦五色奪目主人雅歌投壺任客所適不復以賓主俗禮相囑夜復皓月昭耀

如同白晝，權呼謔浪達，且始歸衣上，餘香經數日，猶不散也。又十餘年在長安，勳戚家看菊，高堂五楹，主客几筵之外，盆盎密砌，間色成列，凡數百本，末皆齊正如一，無復高下參差。左右顧盼，若一幅霞箋，然既而移，觴中堂，以及曲房，夾室迴廊，耳舍無不若是者。變童歌舞，委蛇其中，兼以名畫古器琴瑟圖書，縱橫錯陳，不行觴政，不談俗事，雖在畫欄朱戟之內，蕭然有東籬南山之致。蓋生平看花極樂境界，不過此一度。

耳居諸如流，每一念之，恍如夢寐中也。得勝花者，未必有勝地；得勝地者，未必有勝時；得勝時者，未必有勝情；得勝情者，未必有勝友。雕欄畫棟，委巷村廛，非地也；凄風苦雨，炎晝晦夜，非時也；官情生計，愁懷病體，非情也；高官富室，村妓俗人，非友也。具花情，然後擇花友；偕花友，然後謀花地；定花地，然後候花時。庶幾歲一遇之矣，然而不可必得也。淳熙如臯，志所謂李嵩者，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歲，而終無一歲不

五
預焉可謂厚幸矣而吾猶竊有恨也彼送此於
壯年而徒闌闔於末景也

歐文忠在滁州命屬吏治花所謂我欲四時攜
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者可謂得種花之妙諦
矣滁爲江北花視南方較少若吾閩廣則四時
不絕之花人人力可辦不待教也今姑毋論其
他只蘭桂二種已可貴四時矣閩中桂嘗以七
月開花直至四月而止五六一二月長芽之候芽
成葉則復花矣蘭則自春徂冬無不花者故有

四季蘭之名其他相踵而發者固不可一二數
也

今朝廷進御常有不時之花然皆藏土窖中
四周以火逼之故隆冬時卽有牡丹花計其工
力一木至十數金此以難得爲貴耳其實不時
之物非天地之正也大率北方花木過九月霜
降後卽掘坑塹深四尺實花其中周以草積而
密墜之春分乃發不然卽槁死矣南方攜入北
者如梅桂梔子之屬尤難過臘至茉莉則百無

一存矣

凡花少六出者獨梔子花六出其色香亦皆殊絕故段成式謂卽薝蔔花楊用脩謂卽揚州瓊花然皆非也此花在閩中極多且賤與素馨茉莉皆不擇地而生者北至吳楚始漸貴重耳茉莉在二吳一本千錢入齊輒三倍酬直而閩廣家家植地編籬與木槿不殊至於薝蔔玫瑰酴醾山茶之屬皆以編籬以語西北之人未必信也

蜀孟景僭擬宮闕於成都四十里盡種木芙蓉每至秋時鋪以錦繡高下相照謂左右曰真錦城也然木芙蓉極易長離披散漫至不可耐及其衰也殘花敗葉委藉狼狽蕭索之狀無與爲比此與朝菌木槿何異而乃誇以爲麗其敗亡也不亦宜乎

兗州張秋河邊有挂劍臺云卽徐君墓季札所挂劍處也臺下有草一豎一橫如人倚劍之狀食之能已人心疾余謂此草不生它所而獨產

挂劍臺豈季子義氣所感而生耶至於療人心疾之說亦不過康頑立懦之遺意耳下知其偶然耶抑好事者傳會之也余在張秋覓所謂挂劍草者臺前後乃無有而鄰近民庄或有之至水部署中亦間有數莖此豈聞挂劍之風而興起者耶可爲一笑也

有睡草亦有却睡之草有醉草亦有醒醉之草有宵明之草亦有晝暗之草有夜合之草亦有夜舒之草物性相反有如此者

丘文莊謂棉花自元始入中國非也棉花雖有草木二種總謂之木棉花其實木種者迺班枝花非棉花也唐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飛通鑑梁武帝木棉阜帳史炤注釋甚詳與今棉花無異但云江南多有之今則燕魯燕洛之間盡種之矣豈元時始求種於江南而令北地種之耶若謂自虜地入中國則虜地何嘗有棉花漢中行說教匈奴得漢緼絮馳荆棘中卽裂示不如氍毹之厚也况棉花極畏寒齊地若霜早則

花皆無收故宜於閩廣今友謂其自北而至可乎

人有名箕仙以白雞冠請詩者卽書曰雞冠本是臙脂染其人曰誤矣乃白色者也復續曰洗却臙脂似粉粧只爲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又有名仙以紅梅爲題以儔頭牛爲韻箕云雪骨冰肌孰與儔人曰所求乃絳梅非白也良久書曰點此顏色在枝頭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林欲放牛一詩頗有致而事絕相類豈

好事者爲之耶則其毒甚昔漢王孫入不曰
閩中山谷溪澗間有草蔓生類兔耳而色正碧
葉翠嫩妍異於他卉植移盆中甚有幽致殊勝
菖蒲躑躅也但性畏日稍暎卽槁須置池畔巖
側濃陰倒石之下余行天下未有見此草者
芝者菌蕈同類本非難得之物但以產於室內
梁間非意得之故爲瑞耳若山谷間朽木浥雨
自然叢生朝夕雲霞薰蒸自成五色無足異者
宋景德間天書興丁謂獻芝至十餘萬本政和

間花石網興郡守李文仲米及三十萬本有一
本數千葉眾色咸備是可謂之瑞乎
菌蕈之屬多生深山窮谷中蛇虺之氣薰蒸暑
中其毒西湖志載宋吳山寺產菰大如盤五色
光潤寺僧以獻張循王王以進高宗高宗復詔
還寺往返既久有汁流下犬舐之立斃始大驚
懼吞之又有笑菌食者笑不止名笑矣乎椰子
厚有文紀之今閩人多取菌剋油作菜油市人
食者輒大吐委頓其毒甚者遂至殺人不可不

慎也

凡菌爲羹照入無影者不可食夷堅志載金溪
田僕食蕈一家嘔血死者六人惟丘岑幸以痛
飲而免蓋酒能解毒也又嘉定乙亥僧德明遊
山忽得奇菌歸以供衆毒發僧行死者十餘人
德明亟嘗糞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汚
至膚理折裂而死至今菴中藏有日本度牒其
僧姓平氏日本國京東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元
勝寺僧也寧死非命不汚其口亦庶幾陳仲子

之風矣

嘉靖壬子四月金陵有井皮竹者於其家竹林中得一大菌烹而食之數口皆毒死又有張椿種瓜爲業園中留一瓜極大者以自奉方食兩片卽死聞其氣者亦病乃知異常之物不可輕食太平廣記載李崇真在蜀庭中有一橘大而晚熟有小孔如針窟僚驚異欲表進之久而乃罷及剖則有赤斑蛇蟠其中又韋臯鎮成都有一相人如斗欲以進醫者咎殷在座固持不可請

以針刺其蒂流血雫驚駭而剖之乃兩頭蛇也可不戒哉

學而不行謂之視肉山海經狄山有視肉汪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至盡尋復生如故太平廣記載蘭溪蕭靜之掘地得物如人手臙而食之甚美後遇一道士話之道士曰此肉芝也壽等龜鶴矣江鄰幾雜志云徐榘廷評於廬州河次得一小兒手無指懼而棄之此政所謂肉芝者也狄山所產想亦此類

五部經
槐花青舉子忙枇杷黃醫者忙

滇中有雞蹤蓋菌草類也以形似得名其油如
蠶可以點肉亦閩中烏蛤醬之類也

俗云黃金無假阿魏無真阿魏生西域中一名
合昔泥其樹有汁沾物即化人多牽羊豕之類
繫樹下遙以物撼其樹汁落則羊豕皆成阿魏
矣樹上之汁終不可得故云無真也其味辛平
無毒殺諸蟲被癥瘕下惡除邪解蠱毒且其氣
極臭而能止臭彼中以淹羊肉甚美中國止入

藥物而已又有馬思答吉者似椒而香酷烈以
當椒用有回回豆狀如榛子磨入麪中極香兼
去麪毒

特迦香出弱水西形如雀卵色頗淡白焚之辟
邪去穢鬼魅避之唵叭香出唵叭國色黑焚之
不甚香而可和諸香亦能辟邪魅京師有貧宅
住者其宅素凶既入不能便移但日焚唵叭香
一爐至夜中墜子聞鬼物相與語曰彼所焚何
物令我頭痛不堪當相率避之越二日宅遂清

吉無患乃知博物志載漢武帝焚西使香宮中
病者盡起徐審得鷹嘴香焚之一家獨不疫疾
當不誣也

未樂初天妃宮有鶴卵為寺僧所嘗將熟矣老
僧見其哀鳴命取還之數時雛出僧驚異探其
巢得香木尺許五米如錦持以供佛後有倭奴
見以五百金買之問何物曰此仙香也焚之死
人可生即返魂香也

安息香能聚鼠其烟白色如縷直上不散又狼
糞烟亦直上故烽堠用之北虜氍帳中數百人
共處中支一鍋其烟直透頂孔而出燒狼糞故
也

血竭一名騏驎竭出南番中廣州亦有之樹高
數丈葉似櫻桃而有二稜脂液滴下如膠節狀
久而堅凝色如乾血又能破積血止金瘡血故
以血竭名也洪熙初李奈酒時勉因上元夜拾
墜金釵俟其人至還之乃千戶之婦也夫婦德
公甚厚餽遺俱不受乃出藥物一片曰此名血

竭出於異國往年征交廣所得既不費財而可
備緩急願公納之公乃受以語夫人後公以言
事忤旨為金瓜槌折其脅幾殆召醫視之曰傷
雖重可為也但須真血竭夫人即取昇之遂得
甦時論以為還金之報也一云是紫錫樹之脂
驗者以透指申為真

漢唐郎署近侍皆賜雞舌香以防口過雞舌香
即丁香也有雌雄一種雌者大而良俗名母丁
香顆粒如山茱萸擊破有從理解為兩向若雞

舌狀故名廣州有之

沉香樹類椿細枝緊實未爛者為青桂黑堅沉
水者為沉香帶斑點者為鷓鴣沉半沉者為棧
香形象雞骨者為雞骨香象馬蹄者為馬蹄香
在土中成薄片者為龍鱗香亞於沉香為速香
不沉者為薰香交州人謂之蜜香佛經謂之阿
迦爐香一物而異名如此近於果中之蓮藕夫
用脩所記一香七名者誤也

宋宣和間宮中所焚異香有篤耨龍涎亞悉金

顏雪香裊香軟香之類今世所有者惟龍涎耳
又有瓠香祝眼香皆不知何物

龍涎於諸香中最貴游宦紀聞云每兩不下百
千次者亦五六十千近海旁常有雲氣舉山間
者龍睡其下也土人相約更守或半載或一二三
載雲散則龍去矣往跡之必得龍涎或五七兩
或十餘兩又言大海洋中有漩渦龍伏其下涎
常湧出爲風吹日曬結成一片嶺外雜記云龍
枕石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余問嶺南諸識者

則曰非龍涎也乃雌雄交合其精液浮水上結
而成耳果爾則腥穢之物豈宜用之清淨之所
哉今龍涎氣亦果腥但能收斂諸香使氣不散
雖經十年香味仍在故可寶也

呂惠卿對神宗言凡草木皆正生嫡出惟蔗側
種根上庶出故字從庶然薯蕷亦側種旁出也
稭含草木狀作竿蔗謂其挺直如竹竿也今人
乃作甘蔗誤矣

易曰萈陸夬夬陸商陸也下有死人則上有商

陸故其根多如人形俗名樟柳根者是也取之
之法夜靜無人以油炙臬肉祭之俟鬼火叢集
然後取其根歸家以符煉之七日即能言語矣
一名夜呼亦取鬼神之義也此草有赤白二種
白者入藥赤者使鬼若誤服之必能殺人又荆
楚歲時記三月三日杜鵑初鳴田家候之此鳥
晝夜鳴血流不止至商陸子熟乃止蓋商陸未
孰之前正杜鵑哀鳴之候故稱夜呼也

五雜組卷之十終

部	文
番	163
號	(四)
冊	...



